

萃園

2014年秋季号

主 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会委员会
主 办：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萃园诗社

名誉社长：仝兆岐 林世洪
社 长：王玉宝
副 社 长：吴文山
秘 书 长：刘积舜

主 编：吴文山
副 主 编：杨 辉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连盛 王纯礼 王书亭 王玉宝 刘积舜 李书堂
李维均 巩守强 阎秀平 张 军 张卫东 颜庆智

责任编辑：王玉宝（古体诗词）
wangyb@upol.cn
张卫东（新体诗、教工稿件）
13705466308@163.com
吴文山（美文、理论）
wuwenshan@upc.edu.cn
刘积舜（美术、学生稿件）
liujishun@upc.edu.cn
杨 辉（美文、理论）
yanghui@upc.edu.cn

封面题字：舒同
封面设计：北京悟本设计（青岛）公司
排 版：青桐出版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准 印 证 号：东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准印证（2014）第011号

卷首语

为什么要读诗

□ 陈力川

为什么要读诗？我想说的第一点是，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他乡”的观念。我说的这个“他乡”不是相对于“故乡”、“家乡”而言的，而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以外，找到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有些人在哲学里找到了，有些人在艺术里找到了，有些人在宗教里找到了，而有些人是在诗歌里找到的。比如像北岛、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但我们对诗歌有一种信仰，在诗歌里找到了“他乡”。人生为什么要有一个“他乡”的观念？我们在人间的生活中有许多喜怒哀乐，没有“他乡”的观念，我们就只能在现实层面体验这些喜怒哀乐的情绪，特别是痛苦、悲伤的部分。“他乡”可以使喜怒哀乐得到升华，获得一种超验性。例如听巴赫、佩尔戈莱西、莫扎特、舒伯特和肖邦的音乐，你会感到他们虽然生在此地，但是他们创作的音乐是“他乡”的音乐，或者说他们身在此地，心在“他乡”。“他乡”的观念可以使你把生命中最纯粹、最优美、最忧伤的那一部分外化出来；没有“他乡”，这一部分就被埋藏在人间的这个“我”里了。

第二点，我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诗歌有什么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我们都听到过这种质疑。甚至有人问今天谁还写诗，谁还读诗，谁还懂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跟另一个问题并列。如果有人提出“诗有什么用？”，好像这个

问题是成立的，那我反问一个问题：“爱情有什么用？”你们认为这个问题成立不成立？我来分析一下它们的可比性。“诗有什么用？”言下之意是，人只要能赚钱、好吃、好喝、好玩就行，诗没有什么用，因为没有诗也可以生活得很好。谈到爱情的时候，有些人同样以为住好房、开好车、喝好酒就行，没有爱情生活得也不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问：没有爱情，你不觉得缺点什么吗？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没有爱情好像是缺点什么。但要反过来再问，没有诗歌，你不觉得缺点什么吗？这个问题就变的不那么容易回答了。其实这是一码事。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没有诗歌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就像火可以点燃木头，诗和爱情可以点燃生命。

第三点，诗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读诗并不能使我们的银行账户多一分钱，不能使我们的物质财富增加一丁点，不能使我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丝毫。诗能带给我们什么呢？我的回答是，诗不能带给你什么，不能增加什么，不能满足什么，但是诗能告诉你缺少什么，而且还会强化这种缺憾，甚至使这种缺憾达到痛苦的程度。也就是说，诗会使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当中缺少什么，而不是去盘点我们拥有什么。例如人们通常说，有名、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有声望，有这个那个头衔，但没人说，“我有诗”，好像这话是说不出口的。所以，诗不是让你拥有什么，诗只告诉你缺少了什么。我们拥有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的生活水平，诗歌属于生命品质的范畴。生活水平高不代表生命品质高，就像舒服不代表幸福一样。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说，“生命的品质表现为存在意义上的，而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福祉。”

2014年3月28日，于香港中文大学书店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 01

为什么要读诗 / 陈力川

雅颂园丁 / 06

雅颂园丁 / 王玉宝

校园诗人 / 14

星星草 / 李书堂

唐岛行吟 / 23

半岛草木篇 / 高伟

雪茜的诗 / 王雪茜

当你弹琴的时候（外二首） / 张漫子

呼伦贝尔的油菜花（外二首） / 蒙坚

走进大竹（外四首） / 张卫东

风华正茂 / 41

初醒 / 冯艳雯

老屋（外二首） / 马成

那人，那风，那海 / 侯玉洁

金沙滩之夜（外二首） / 于利国

秋风再起时（外一首） / 张富祺

面谈 / 胡汉成

写给燕子 / 刘子祯

大地的星星 / 戴绍玲

海燕凌云 / 49

石油，生命意识的律动（组诗）/ 犁痕
独白（外四首）/ 陈璞
石油与巨著（外二首）/ 林柏舟
校园·秋天 / 南文装
岁月如歌（外一首）/ 金腾珠
诗四首 / 斯木
让血脉再相连 / 王京平

笑龙微诗剧 / 63

鹊巢鸠占 / 辛龙
邯郸学步 / 辛龙

古韵新咏 / 66

中秋抒怀 / 刘庆霖
萃园唱和（水调歌头）/ 鲁蒨 白山客 李川
夕阳多丽（五首）/ 鲍冲
丹山碧水（四首）/ 仝兆岐
一剪梅 山威校园 / 仝兴华
绝句六首 / 戴永昌
清平乐 晚晴图（外二首）/ 丁连盛
石大魂（外三首）/ 岳为超
夜雨有感（外二首）/ 李忠灏
夏夜有感 / 王非翊
千钟醉 / 孙睿韬
客（外一首）/ 史一辉
感怀 / 唐敬雯

苏幕遮 琵琶行（外一首） / 王依晴
破晓之晨 / 赵佳晨

凤凰岛诗评 / 75

一篇读至头飞雪
——学习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体悟 / 林世洪
被沧桑的智慧
——品读《智慧之歌》 / 李 然
人间四月 花开鲜妍
——读林徽因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有感 / 孙 强

萃湖散笔 / 84

过一种经过思考过的生活 / 夏从亚
数学思维与数学文化 / 李维国
学习的境界 / 薛庆忠
外语村 / 扬 言
依然微魔幻 / 依 然

封二 萃园寄语

百年颂——贺校庆六秩抒意 / 沈复诗 王修斋书

封三 萃园画廊

河口晚来秋（油画） / 王志刚 作

雅颂园丁



(左为沈复教授)

临江仙 咏沈复教授

水木清华初展翅，直冲炼油霄空。且赏高塔要春风。无意名利事，功在不舍中。

谁谓人生无再少，六旬尚且摘英。鬓发如君气从容。砚田耕耘人，科海无止境。“风云半世纪，科教未了情”。

诗词 / 王玉宝 摄影 / 佚名

注：沈复 1924年出生，江苏常熟人，我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的创建者之一，教授，我校首批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化学工程专家，石油化工教育家，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他长期致力于化学工程与石油加工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北京石油学院和华东石油学院时期，历任化工原理教研室主任、石油加工研究室主任、炼制系副主任、研究生部教科办主任、北京联合应用化学与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石油学会石油炼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山东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美国化工学会委员。他研制的“舌型塔板、V-1型浮阀塔板”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HTV船型浮阀塔板及其在原油常压塔中的工业应用获中石化科技进步三等奖。

“水木清华初展翅”，沈先生于1945年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受聘于清华大学，和当时著名的曹本熹教授等一起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是当时的“三青年”之一。1953年随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一起创办北京石油学院，之后被任命为首任“石油加工过程与设备”教研室主任。1957年在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进修，师从于苏联化工界元老卡萨特金教授和卡发洛夫教授。

“谁谓人生无再少”，系沈老诗句。诗云：“芬芳桃李育中华，再培新苗万发花，谁谓人生无再少，研田科海意无涯。”表达了沈老壮志凌云、壮心不已的逸怀浩气。

“六旬尚且摘英”，1984年3月，由中国石化总公司发展部、清华大学化工系和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联合创建的“北京联合应用化学与化学工程研究所”成立，沈老兼任所长，时年沈老60周岁。这是一个全新的、高水平的产学研的科技创新联合体，在沈老的带领下，截止1996年，联合所共承担各种课题100余个，争取各类科研经费5000多万元，获得重大科研成果近百项。



水调歌头 咏武迟先生

家父舞丹墨，慈母秀诗篇。钱塘书香门第，年少意翩翩。立志科学救国，不吝重洋远渡，观道澄怀宽。板凳十年冷，羽化便成仙。

建新校，育才俊，解疑难。教学相长，满圃桃李嫩枝展。长向高峰攀越，不期寒流骤降，精钢绕指缠。放眼量风物，老树绿枝鲜。

诗词 / 王玉宝 摄影 / 佚名

注：武迟（1914—1988）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北京石油学院教授、炼制系主任、副教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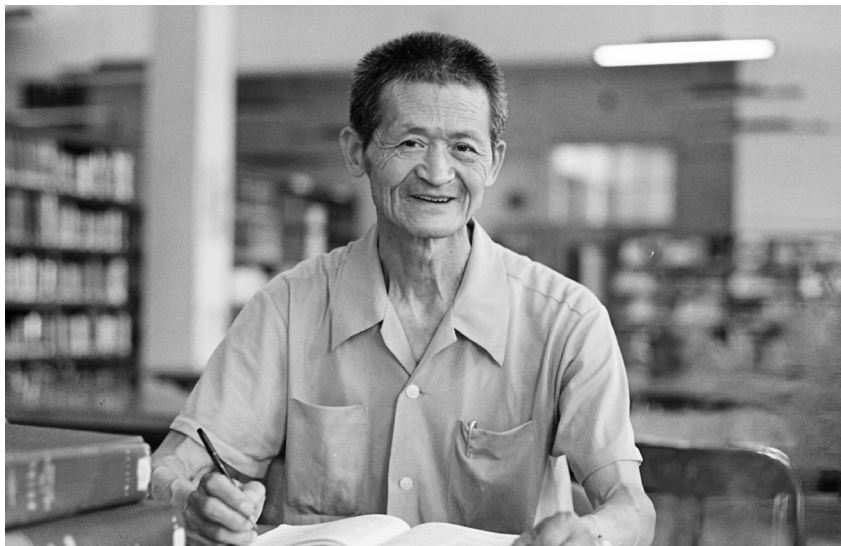
“家父舞丹墨，慈母秀诗篇。钱塘书香门第”，武迟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武曾传爱好诗画，擅长书法，母亲严纯，幼承家教，能咏诗作词。

“不吝重洋远渡”，武先生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7年赴美麻省理工学院就读，获化学硕士，1939年在美国纽约世界贸易公司及福斯特惠勒公司任工程师。

“建新校，育才俊，解疑难”，1953年武先生参与北京石油学院筹建工作，并担任炼制系主任、副教务长。

“不期寒流骤降”，1969—1972年，武先生在湖北潜江石油部“五七”干校劳动。

“放眼量风物，老树绿枝鲜”，分别引自武先生的两句诗。1969年，武迟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胃溃疡3次发作、出血，身体虚弱难于支持。1970年他咏诗明志：“雾里水塘春水漾，岸边弱柳嫩条鲜；诚属放眼量风物，尽瘁还余十几年。”充分表述了他为振兴祖国的踌躇之志。1972年他从干校回到北京，虽身体衰弱，百病缠身，但仍充满信心，他说：“我躯虽衰志未衰，愿继前贤迎盛时”。1985年后，武迟因过度劳累，肺心病恶化，呼吸功能衰竭，靠吸氧维持生命，但心中仍想着祖国事业的发展，壮心不已。他写道：“春日唯余窗下坐，喜看老树绿枝鲜。神州古国多生气，剩勇犹争献几年。”他在家一边吸氧一边阅读文献资料，强忍病痛的折磨，坚持工作。



采桑子 咏王曰才教授

无意求名而自名，一脸沟深，满腹经纶，测井之父石油亲。
讲台三尺容天下，憔悴斯人。瘦骨丝尽，桃李芳香争闹春。

诗词 / 王玉宝 摄影 / 佚名

注：王曰才 1923年5月生于北京，教授，旧中国留下的屈指可数的石油技术人才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47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采矿系。1948年起，进入了设在上海的中国石油公司，被分派到甘肃玉门油矿，从事测井工作和建站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1950年被评为玉门油矿劳动模范，9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调入北京石油学院任教，受命创建全国第一个石油测井专业。当时，在国内没有专门的测井专业，仅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办过一期测井培训班，北京地质学校毕业过一届测井专业中专生，在大学建立测井专业，在我国是第一次。经过艰苦奋斗，王教授和他的团队先后建起了实验室，编写出《矿场地球物理方法及仪器设备》、《电法测井》、《非电法测井》、《测井资料综合地质解释》等教材。1957年，第一批测井专业学生毕业了，一部分留校，充实了地球物理教研室师资，大部分分配到全国各石油厂矿生产一线。

王教授曾担任中国石油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山东省第二、三届政协委员。1979年至1985年担任华东石油学院勘探系主任。王曰才教授是新中国石油地球物理测井技术从原始的手工操作到计算机控制逐步发展进步的见证人和实践者，是我国著名的石油地球物理测井专家，我国石油地球物理测井专业和石油测井教育的创建者、奠基人，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石油测井人才，被尊为我国测井界泰斗。



采桑子 咏冯增昭

流星大步千山越，一路艰辛，昭昭心真，地火寻来送瘟神。
识得真理无媚意，顺也严谨，逆也勤奋，一图功成不朽身。

诗词 / 王玉宝 摄影 / 佚名

注：冯增昭 教授，1926年出生于河南，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1953年起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长期致力于沉积学及碳酸盐岩岩相古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多部教材和专著，翻译出版大量著作，首创将单因素分析引入碳酸盐岩岩相古地理研究和作图工作，绘制出了我国第一个定量性的岩相古地理图。

“流星大步千山越”，冯教授平时走路迈大步，神态盎然，多年的野外地质考察，锻炼了他的体魄，尤其爬山越岭，许多小伙子都追不上他，人称“冯铁腿”。64岁时在四川险峻的深山里考察，令同行的美国迈阿密大学的两位同行专家为他的体魄叹为观止；千山越，地质工作者工作特点之谓也。

“一路艰辛。昭昭心真，地火寻来送瘟神”，1983年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考察，冯教授和同学们登上山顶，出口成诗：“花甲欠三愧老言，十四省市步履遍。再赐十年风华茂，第三里程谱新篇。”诗中的十四省市指考察过的省份地区，第三里程则是指他立志绘制中国岩相古地理图集。第一里程碑是中科院刘鸿允教授编著的《中国古地理图》；第二里程碑是中科院院士王鸿祯教授完成的《中国古地理图集》。果然历时十载，该图完成，通过评审验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图功成不朽身”，即述此意。

“识得真理无媚意，顺也严谨，逆也勤奋”，冯教授一向求实严谨，激情满怀。在“文革”期间，白天劳动，晚上却翻译国外专业技术资料，先后完成7部专著约270万字的翻译，为我国沉积学尤其是碳酸盐岩沉积学的迅速崛起作了开创性的工作。

校园诗人



李书堂，笔名李川、唐川，男，1937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58年考入北京石油学院炼油专业学习，1963年毕业留校工作，曾担任学校办公室副主任，1987年筹建石油大学出版社，并出任首任社长。自幼酷爱文学，出版有诗集《星星草》。

星星草

星星草是人世间的星，是因触犯了玉帝而被贬下凡的星

我一直珍藏着
一颗小小星星草，
它藏着神奇的传说，
也储存着我童年的欢乐，
存着我的痴情，
我的憧憬，
我的梦。

我五岁学割草，
认识了很多很多草，
深深刻在脑海的
便是这人间之星，
草中之星。

有人拔一颗星星草，
放在我嘴边说，
咬住这颗草，

便能看见无数星星。
我真的把草放在口中，
真的仰望天空。
他用力一拽，
落得我满嘴草籽，
惹起一场追逐嬉闹，
一片笑声。

常听大人说，
那星星草可是神草，
是因为触犯了玉帝
而被贬到人间的星。
她们不屈服，
也从不烦恼，
一片片一丛丛，
化作地上无数的星。

还有人说，
见到星星草，
是吉祥之兆。
而我几乎天天能见到，
虽然没交上好运，
心中却感到无限幸运，
无限满足，
无限骄傲。

从小时候起，
我便深深爱着星星草，
为她不平，
也为她自豪，
爱她高洁的品格，

为她坚贞的情操。
我多想像她一样，
做一颗为正义和真理
而勇敢抗争的
星星草。

回 忆

一
岁月是一条河
记忆是与之并生并行的河
岁月流逝了
记忆却延长了
倘若谁寻找岁月的踪迹
须在河水未干之前
溯流而上

二
回忆
是退潮的水
带着大海的灵感回归
阻止它
残忍而徒劳

回忆
是新潮的水
带着笑声和泪水涌流
压制它
就如压制心的搏动

三

寻觅昔日那甜甜的寄托
寻觅昔日那苦苦的沉默
怀想昔日那火样的激情
怀想昔日那不倦的拼搏
温馨的依旧温馨
苦涩的依旧苦涩
而温馨和苦涩的融汇
将凝析出未来的良知与收获

红柳赞

采撷一束红柳花，献给在荒滩上开拓
道路艰苦创业的人们。

一

红柳，
平凡的名字，
简单的要求：
路旁、滩头，
堤畔、沙洲，
只要有土壤，
她就会扎根生长；
只要有阳光，
她就会花满枝头。

二

红柳，
平凡的身姿，

火热的情感，
柔韧、精干，
热情、浪漫，
她没有白杨挺拔，她没有垂柳娇妍，
她听不到游赏者的赞美，
却热忱地把开拓者召唤。

三

红柳花，
纯洁的心灵，
朴素的容颜，
闪光、坦荡，
和蔼、自然，
她没有兰花幽香，
她没有牡丹鲜艳，
她见不到艺术家的目光，
却殷勤地把探索者的道路装点。

四

红柳，
赤诚的肝胆，
高贵的品德，
乐观、沉着，
无私、忘我，
她献出柔条编成筐箩，
去装载金色的硕果；
她把躯干付与篝火，
放出全部的光热。
在火中，
她悠然劈劈剥剥，
唱着生命的赞歌。

五

啊！红柳，
你永远是群芳的先导，
你永远是创业者的伙伴。
到明天，
你燃起的篝火，
将化作银灯万盏，
你生长过的地方，
将开遍玫瑰和牡丹。

春

你夜以继日
为大地裁剪新装，
哪有分秒，
哀叹冬时的忧伤。

你忘寝废食
为种子铺设温床，
哪有精力，
回顾昔日的彷徨。
你最宽宏、慈祥，
为万物敞开胸膛。
任溪歌水舞，
任柳絮纷扬，
任桃红梨白，
任鹰飞草长。

你最忠诚，最坦荡，

心灵像玉晶莹碧亮。
为弥补失去的时间，
你把生命的旋律变得夜短昼长；
为着沉甸甸的收获，
你默默增加奉献出的热量。

啊，春天！
世界苏醒的春天，
和风吹来你的灵光，
细雨带来你的馨香，
我们，得到你厚爱的臣民，
愿在心坎里，
撒下金色的种子，
播下绿色的希望。

秋

高天疏云金风
萧瑟万山红
意亦浓醉亦浓
展露出
酝酿了一年的深情
叶红、火红、血红
都是秋精灵
红
原本也是一种纯洁
一种忠诚

寄老人节

虽然

它选在九月九
劝君切莫独倚楼
忘却那天涯路上
风雨沧桑无限怀恋
忘却那落日尽头
落寞乡愁

只因为
它选在九月九
任君健步登高楼
望断那漫漫人生路
天外归来
千觞为君庆白寿

注：白为百字缺一，白寿即九十九岁高寿。

火

有天火 有地火
太阳是一团火
地心也是一团火
只因人类崇拜火
连心脏都用您的颜色

人造了火
人也造了神
管天火的是神

盗来天火的也是神
按理说
火本身最有资格做神

苦果

我面对金灿灿的苦果
而醉而醒而沉思：

也曾滋润过心血的灌溉
也曾沐浴着醉人的春风
也曾给人多少美好的希望
也曾唤来多少丰收的梦

别说什么 命运无情
更无须 顿足捶胸
理应重谢于它
令我大醉方醒
只是辜负了那善良的初衷
只是辜负了那份凄苦的劳动

对生活切莫苛求

生活 有时会给你痛苦
那因为
你太过快乐 太多甜蜜
命运有时会给你挫折
那只是
你过于幸福 过于顺利

福兮祸所伏
 祸兮福所倚
 失败的尽头是成功
 危困中包含着机遇
 大海永不平息
 人生从来不是坦途万里
 对生活切莫苛求
 对命运切莫屈膝

当你失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将失败追求
 也不曾有人
 没有跌倒的时候

泪水能洗净双眸
 忧伤可点燃追求
 岁寒方知三友傲骨
 强者从不向命运低头

失败是位不速之客
 当他光顾阁下时候
 你应当倍加殷勤
 他可能就是成功的前奏

送别的酒

明日，还不等太阳露头

你就要踏上归程
 此刻我所能做的是
 举一杯薄酒
 为你践行

不是西出阳关
 也不是萧萧易水头
 是回你的，也是我的
 第二故乡
 不堪离愁别绪
 怎忍得听一身鹧鸪

请你一滴不剩
 喝干这杯送行酒
 酒中溶我怀乡痴情
 酒中有我失落在故乡的梦
 有我对师友的问候
 让我们千里同杯
 在岁岁中秋

赠回京诸君

别离须在少壮时
 那堪鬓上银丝
 你我比肩而来
 怎忍见别我而去

共耕耘与子同食
 披星月与子同裳
 而此刻

应知我留也怅惘
应知你走也彷徨

燕山殷殷呼唤
泰山默默情深
应有日步君后尘
只盼命运之神垂恩

寂寞之歌

在这沸腾的年代
也会有寂寞。

既然心永远脉动
又何必害怕寂寞
既然阳光普照大地
又何必担心置身偏僻的角落
既然没有权利之剑
又何怨拜权教信徒冷落
既然良知之焰依然炽烈
又何必说人情淡世情薄

寂寞
静静的无声的美
寂寞
激越的悲壮的歌
寂寞
特殊的崇高的享受
寂寞
世俗的纷扰的超脱

寂寞撞击出自强自励
寂寞孕育着成熟收获

对世间一切不平
奔走呼号
对个人的不平
甘愿沉默
经受寂寞
也是一种伟大的人格。

流霞

拢了暮纱
醉了流霞

你有男子汉的气魄
无牵无挂四海为家
走到哪里
就燃起熊熊火把

你有少女的妩媚
露一张羞涩的脸颊
飘到哪里
就把赤诚抛洒

云为魂 天做家
霓裳绛被
清风当骏马
一生何等潇洒
分给我些酒吧
分给我些情吧

我愿与你同醉
同漂泊天涯

星

自从我降生人间
就有你的陪伴
天天看到你眨着的眼睛
虽然是那么遥远

不论高官名士
还是亿万苍生
你无私公平
挥洒你全部的光明
虽然这光是那么清冷

在我不眠的夜晚
只能得到你的垂念
给我破碎的心谷
投来一丝寄托
虽然它是那么微弱

灿灿北斗
纤纤河汉
世间游子
都会把星深深依恋

流星

星海星空

时刻眨着不倦的眼睛
看守着夜的宁静
流星
甘做太空的游子
要去寻觅失落的憧憬
那怕是牺牲
也要撒一路光明

观雪

一

玉皇大帝正准备过年
打扫凌霄的玉宫
于是
纷纷扬扬
飘下漫天乱玉碎琼
顷刻
斑驳世界化做白的朦胧
于是
大地开始酝酿春的生机
人们平添了醉人的憧憬。

二

在大雪飘飞中
我灼急地寻觅着
那失落的雪一般的灵感
雪一般的赤诚，
于是
我的心和漫天的雪

火的炽烈和冰的沉静
在阳光下辉映
在苍茫中交融，
于是
孕育出绿色的希望，酿造出美的精灵。

黄色

有人说金黄的麦浪
有人说柳吐鹅黄
也有人说枯黄的落叶
有人说人老珠黄
其实在人的眼里
本是一种颜色
而到了心里
才改变了形象

家乡的布谷

家乡的布谷
衔着我的思乡之苦
衔着我的童心
衔着我对家乡的祝福

布谷、布谷
快快播种荷锄
你流动的歌喉
时刻流出幸福的音符

绵绵愁绪
悠悠凄楚
萦念我亲爱的故乡
萦念我家乡的布谷





半岛草木篇

高伟

野椿树

我活坏了的时候 我就去看树
看一棵老椿树如何不声不响

也能活得很好 它如何不争不抢
照样根深叶茂 风吹来
它就左边摇一下再右边摇一下
太阳出来它叫长叶

野椿树的叶子像嘴 那么多的嘴
人家也不作声 发芽和长叶
都是本分的事情 生长和凋零也是
万物都在本分地活着 本分地生与死
只有我们活得叽歪
嘴巴制造全球的噪音

太阳照着野椿树 也照着我
雨水低头下着 淋着野椿树也淋着我
我的本体 就是一棵植物
被神爱着 就像野椿树被神爱着
一棵野椿树是我的导师
教给我余生的活法 教给我如何生死

无花果

如今我活着 比任何一个死人都坚强
像一株无花果 敢于没有和不要
我的自在 不再是花开不败
而是不开花

万物来自无物 百花来自无花
没有无花 哪来百花
百花美丽我就去点赞
我依然无花 无花得知足

无花也不错 无须葬花和凋零
不用借景伤情 连爱情都不需要
天长地久
我的果实就是无花
百花用来审美
无花用来睿智

橡树

如果你是橡树 我就是木棉树
我不去做舒婷诗里的那一棵木棉
即使全国人民齐声赞美这棵木棉
我也不做

我做我自己 我才不只站在你身边呢
仅仅和你遥相呼应 这爱情太穷了
我要长在你的生命里
我要把家安在你的心里面

用藤缠紧你 吸你的血吸你的髓
吸你魂里面一个兵团的灵性

我要和你长成一个人
一个人就是你和我
如果我们还是两个人 这爱情我就不要了
如果你中没有我 我中没有你
你也不是我的橡树 我也不是你的木棉

没有我这棵木棉
你又是一棵什么样的像树
你看起来比我更愿意这样活
王八看绿豆 我们照样门当户对

银杏树

风吹得轻柔 阳光静美
银杏让每一片叶子都有梦
所有的梦都开着简单的黄花
所有的黄花都不喜欢嚷嚷
这个下午的情欲就是这么单纯
我也没有姓氏 不再姓甚名谁
连前世今生都不牵扯

这个做着简单的梦的下午的银杏呵
每一片叶子都那么高兴
这是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让达到最好而
呈现
所有的过去都是神为了救赎我而设置

我需要的一切正在来临
这个开着简单的银杏叶子的下午呵
我面朝大海 鼠目寸光

核 桃

我每天都在砸核桃
我要从核桃里面砸出词语
这些植物脑子里出产的词语
再为你写一百首诗

不是从核桃里面砸出的词语
就不是我的词语
我要像砸核桃一样把词语砸碎
让它露出命里的骨头
让它的骨髓进入我的诗歌

我的脑子已被文明已经格式化
我是地球的异物
核桃不 核桃完美得不需要文明
更不需要格式化
我要从核桃里砸出词语
写出与神有血缘关系的爱

爱是人类一息尚存的神性
值得用核桃里面砸出来的词去写她

马 兰 草

风吹来风吹去

马兰草像一个一个晃着小手学步的孩子
漫山遍野都是孩子
我喜欢得张大嘴巴 喃喃自语
承担这恰好可以承担的恐怖

这个夏天 我要远离
不能在孩子面前弯腰的哲学家
和豪华到没有泪水的诗人
我要和马兰草呆在一起
我要变成一个和马兰草一样的孩子
一点也不想去哪里英勇和壮丽

我要像一个草原人那样唱歌——
马兰花 马兰花
风吹雨打都不怕
勤劳的人儿在说话
请你马上就开花

打破碗花

我要到云贵高原去 变成一棵打破碗花
我要执拗一回 羊角拗那样拗
让自己有毒 让心跳得不正常
神经性失语 幻觉
神志迷乱
我不喜欢我日常性质的庸常
像一株文明的假花

去做一棵一点也不重要的打破碗花

这不要紧 要那个重要又能怎么样
重要的是 我要去那山上撒撒野
我要去山上花乱开 打破碗那样地开
要开 就把自己往碎里开
往死里开
我不想再低头 再低
就抬不起头来了

来世上一次 怎么也得开一次花
打破碗那样地开花 开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成爱成的花 做爱做的人
开一次 就是一世那样地开
都是要死的人
还在乎什么

葎草

姜了说 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就肮脏
和人挤一起 我也变脏
和那么多人挤一起 我就用得上我命里
的脏
不挤了 不和人呆一起了
不如去和一朵葎草呆在一起
和葎草一样长出锯一样的藤
锯我的肮也锯世界的脏

我叫葎草 笔名叫锯锯藤和割人藤
别用你的脏来惹我 我有割人的藤
以我的毒攻你的毒
我热爱人类 不热爱人群

我不想脏 不想成全这个世界上的脏
远离人群 我看山山高看水水清
吃饭饭香睡觉觉美
我不想在自己的身上战胜时代
只想在自己的身上战胜自己

从今往后 我只像一朵葎草那样去活
生命是我租来的 和谁都一样
只有一季
要死 也要死于我自己的绝技
要死 也要死得像个烈士
像葎草那样 郁郁葱葱地告别

苍耳

得有多少纯洁而创伤的声音 以至于
这个世界进化了这个 苍凉的耳朵

这个世界上有普遍的罪和普遍的苦难
神派来自己的私生子来替我们赎
用他那钉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血来赎
苍耳 是不是也是一只倾听的耳朵
用来救赎我们制造的太多
有罪的声音 无明的声音
我们听不过来的和我们听不懂的
苍耳全能听和全能懂
苍耳因此是一只神的耳朵

这一坡的苍耳 一坡的听力
究竟听到了什么 我知道的只有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
我听苍耳
直到听聋了耳朵

威灵仙

一个人 患了全人类的疾病
一个人的疼 集中了全人类的所有疼
欲望 我们坏了的同一个机关
我们坐在同一口井里 坐井观天的井
在井里我们甚至觉得心怀远大

疼着你的疼 我才能体恤你的疼
我的生命在爱中 我才能给出我的爱
我的爱越给越多 那悲伤
甚至可以 浩荡到仁慈

究竟是谁在疼 我能不能
给你一朵威灵仙花开的力气
并且和你一起疼 丧钟究竟在为谁而鸣
丧钟只能在地球上长鸣
谁伸长耳朵 牲口一样在听
谁在牲口一样 倔强地抬头

一切都在破坏之中 人类溃瘍了自己
也破坏着百花破坏着江河
威灵仙能治疗人类肌肉的疼
却治不了人类灵魂的溃瘍
我是一枚人类 听见一朵威灵仙的灵气
在人类的骨节上哀鸣

作者简介

高伟 女，作家，诗人，现居青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已出版作品：文化散文集《她传奇》《他传奇》；散文集《感情的时间》《生命从来不肯简单》《每一次破碎都是盛开》；诗集《风中的海星星》《机器时代》（与人合著）、《玫瑰·蝴蝶》。在《诗刊》《作家》《文学自由谈》《星星》《绿风》等发表诗歌与随笔。诗歌与杂文入选年度选本。





雪茜的诗

王雪茜

长河岛之夜

星星替换了灯光，芦苇摇晃
紫藤的香气雾一般
粘满了水面

山的倒影是起伏的音阶
你在水里按下所有的白键
说，不是漆黑就不能叫做夜

扬帆，划浆
我用一苇渡河

此刻，它为水起伏
为水底的石头起伏
而你我的耳朵，它们
为寂静起伏

一棵草的自白

今夜
让我蘸饱满的月色
为大地注入
新鲜的呼吸

不去看，那些风
怎样低眉顺眼
亲吻沿途的风景

我只是
一株一心一意的草
除了春天
不装点别的季节

白 夜

柏油路代替河流
人群代替森林
太阳突然熄灭
你的身体里，流出我的血

梨花记

(一)

你看，细雨后的一场告白
像雪。婴儿一样新鲜
水珠在叶片写着分手信
斜枝生辉。大地如清晨那么纯洁

重逢。梨花深处
喧哗中有无边的寂静
丢开所有深藏的情绪
你说，每一片花瓣比你年轻

(二)

走十几里路
原不过为此

不描述远方，远方是虚无
喜悦和悲伤都需要细节
比方说，梨花开了，梨花谢了
这些，多么具体

并且，我所遇见的每一朵花
都还是最初的样子
光阴柔软，昭示真理
凋谢是旁逸的枝杈
盛开才是主干

(三)

与土地亲近，别开途径
就如，让一颗心静下来
变得奢侈

有花盛开，某人欢喜
有花寂灭，某人悲戚

枝杈上，几根蛛丝
光着脚，荡秋千。
野菜茂盛，梨花无香
风站在树梢，谁人低语：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在学习怎样生活，
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

(四)

我更喜欢梨花
比白更像白，比朴素还朴素
枝梢掠过发际
有如爱人的亲昵

认一认每一片叶子
以及叶片上的白蝴蝶
再为每朵花押上韵脚

当晨光涤荡尘埃
滤出清澈的人间烟火
这一处猝然的相遇
你怎舍得辜负？

冬至

是不同于昨日的沉默
是一片一片的雪
比星星更多，水样的白昼

流不尽的光

小火苗，捧出暖
梅花曲，重新醉
月亮，只一粒叹息
就击中夜的心脏
你来，或者去
都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

渴望一个秘密
可以填满你
渴望你空出来的部分
一转身就碰上，花开

凌晨两点

凌晨两点
窗外漂浮陌生的烟火
绵延的话语
从打开的身体涌出
像浪花，撞开小心脏

在黑暗中
我们坐着，手拉着手
仿佛两尾鱼
拖着蔚蓝的影子
构思，跃出海面的情节

“哎呀”你说，
“这是多么令人惊诧的
夜晚，多么令人惊诧”

而我，从此爱上这隐秘
爱上这，未曾被浪费的时间

在路上

(一)

如果，老钥匙打不开黑夜
紧闭的眼
就像月光洗不尽大海
永恒的缩影

那么
我就让花儿离开土
让荒草带着尖锐的刺
让成群的雨水游进我的心里
占地为王

我还要，用潮湿的皮肤缝补月亮
并且，在所有的角落种上雪花
制造一场冬季

(二)

千里之外，一夜之欢
伽蓝香，隔着掌心
隔着一阕烟火

逝去亲人的笑容
不再被强调
一些沉默的部分
凝成一滴一滴
关不严的水

童年的阳光
是被雨水洗过的石头
并不想表白什么

而智者在菩提树下，仍存着疑问：
有没有人
还爱我心里温和的冰雪？

（三）

街灯熄灭，风漆黑平静
继续走，目光是生了锈的锁
熟悉的路口，风筝一样飘走了
前方，险象环生

月亮去了别处
影子在陌生的城市燃烧
最后的雪，流落他乡

带着血肉的身体到处碰运气
梦，死去又隐藏

脱掉面具，这最后的词语
用余温围拢一盏灯火
像灰尘飞进光线
像石头沉进大海

隐 痛

有时候
从白昼之中
我们握住的

却是一把把黑暗
被诅咒的神
永远活在这世上

但我知道
我们并不比蚂蚁坚硬
并不比带壳的动物安全
“即便是轻微的伤，
我们也会死去”

恐 惧

月亮的光线像贼
在黑暗中翻动东西
雨声，像尖锐的猫叫
从窗口一跃而起。不详的
敲门声。

无法握住一杯水
倾斜，似乎是心脏的血
一滴，一滴
砸在地板上
比雪更凉，凉下去

还不如让刀刃 迎向我
让火车 驶过我
让海水 淹没我
让魔鬼的手，撕开我的胸口

在天亮之前
我不原谅自己

但主啊，
你若有丰盛的怜悯
你会不会，赦免我的罪

癮

我前生的河流
需要今世的支流，不断注入
需要一种阴柔的香
调动夜色下的潮汐

风好像缺钙的老头
摇摇晃晃
雌鸟的歌声
比树影更孤独

我就是
一条晒干的鱼，失去了
原始的腥气
此刻的我
渴望和灰尘一起
飘起来

往事终于不再令人依恋

忘却，从一个词开始
蔓延到句子
梦，凉了很久
眼泪，瘦了下来

终于变成了
冬的一道结痂的，小伤口

不再四处喊你，小绰号
将熄。风，长出呼啸的翅膀
三角梅不再茂盛

去夏用过的扇子
天黑时，就把它
挂在天上
等雨，落下来
等疼痛，不再发芽

一个面孔

他们穿一样的运动服
叠豆腐块状的被子
牙刷，脸盆，甚至鞋子
都排列整齐
没有一个掉队

上课，他们坐姿一样端正
表情一样谦卑
甚至举手的高度
都一样整齐划一

下课，他们站在操场
不唱，不跳，甚至不大声嚷嚷
更不你追我赶

他们越来越像
一个娘生出的孩子

等风起了

等风起了
我就去稻浪的深处
去陌生的村庄
黄昏的田野
同泥土一同呼吸

等风起了
我就站在河边的老树下
看秋水擦洗过的天空
看落叶埋进大地
深深的皱纹里

等风起了
养蜂人的足音就会远去

逐花而居的人啊
心中怎会有
沉甸甸的秋意？

分离

两百个夜晚，就是两百个
落日垒砌的屏障

我只好把回忆
倾倒在天空。让它，
瘦成一颗颗星星
夹在书页里

初雪以后
炉火就围不住温暖
那些旧话，一扬手
就葬身在漆黑的土中

就如昨夜
忽然，梦见春天
一场盛大的花事
我却忘了，盛开
我和草一样
被修剪成大家喜欢的样子

作者简介

王雪茜 女，辽宁省作协会员，丹东东港市作协副主席。东港市第三中学高级教师。有诗歌、散文发于各类报刊杂志，出版有诗集《冰房子》。



当你弹琴的时候（外二首）

张漫子

你在弹琴
我倚在门口

倦怠的笑
寻找一张清新的脸
在这样翻滚闷热的天
我们在世界的门外
没有谁走过来
谁都无法拥有
丑陋的真和乏味的遥远
月亮静静移动
这些骨头就是明天轻轻的壳
发出清脆的响
不再继续安详

你在弹琴
我倚在门口
不经意走进了森林和花园

谦卑的野兔在前面
猎人拿枪在后面
瞄准快乐的爱的溺死者
枪口，是绝对的黑暗和着烧焦的味道
可并不代表生活比垂死更接近死亡
你是逃离死亡还是拒绝

打着死结的生活和拙劣的模仿

你在弹琴
我想开口
可这并不容易
当它是如此安静的一支赋格

风的形状

它带着运气浮躁的表征
几乎听得到迟钝的马的驰骋
在彷徨和莽撞间平衡 肆意妄为 像一个
醉鬼
凌乱的脚步大致向前 却说不清北方在
哪里
我们所有不可以的 风可以

风有我喜欢的干脆
它是不是明白 有些指引不堪指望
风有我喜欢的不整齐
参差多态 是那样美丽
我敢说它是相信自己的 那样清醒 不畏
荒凉

风在速度里自由 不追求刻板绝对的高
高在上
它不会回来 然而它也从没离开
怀着对稀薄的偏爱 以随想的形式
命名向往

原来不跟随就是它的形状

你说你要画出风的流向
我想那是轻盈的一片海洋
线条勾勒出风的形状
于是我看见 蓝色的 花朵的翅膀

我喜欢记忆的断片 就像冷却的风的画像
延伸我的贪婪 成全我的想象 还有那句
不跟随是它的形状

装点

我习惯了这个季节的装点
我的每一步都经过它的鸟瞰
我习惯了它的变幻
有时冰冷，有时细软

风，它吹过
带我离开掩饰的招摇
把我放在另一个地方，有你庇护的地方
它在夜晚关上我的门，所以我不再梦到
错的，等不来的，和不属于我的

风 她追过
那是不系之舟
那些说再见的 是四处航行 不是离去
旧的会脱落 坍塌 当风走进来 坐在我的身旁
给我时间 吹灭你忘记关上的蜡烛

风 它离开这里 到达那里
带来稀薄和丰盛的不同

它令脆弱出局 让做错事的人倔强或坚强
它把视线带去遥远的地方 停止你的指望
待撕碎所有欲望 你依然想去的地方
便是你的方向 自由飘荡吧姑娘

风 你是冷暴力 只是呼喊 却不回应
但是我知道你的脆弱
就像只有你看得到我的经过
可如何是好呢 美好而珍重的
总是矜持而脆弱的

风是我的伙伴 装点我
我才知道我懂得曾经那么少
毛茸茸的草地 我走过
把记忆种上 看它长成什么
安宁的街角 我站着 有时路人走
我猜是哪些时间构成了他的生活
南北东西的路 开放种种可能
也总会走得下去 只要你虔诚。
细软的沙滩 感觉温暖
就像世界在我身后 在我身后

你说过 把握速度永恒是件让人苦恼的事
别急，因为路还没有展开
也快些 因为时间将凋谢

作者简介

张漫子 女，1988年底出生，中国海洋大学和伦敦大学双硕士研究生，热爱诗歌创作，出版诗集《这就是城市》，现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

呼伦贝尔的油菜花（外二首）

蒙 坚

想到呼伦贝尔
想到的就是大草原
历史的诗句在记忆中历史地定格
——“风吹草低见牛羊”
不曾想草原也会有油菜花
不曾想油菜花会在七月开放

油菜花向我迎风舞动的时候
我仿佛回到遥远的南方
记忆中的田野
记忆中的春天
满满醉着飘香的心间

到处飘着的是草原的味道
草原的羊群
草原的牛群
草原的歌声
就连那很透明的蓝天
也弥漫草原的气息

那油菜花
却顽强地挤进草原
在七月漫成一块块金黄的纱巾
草原的风
把纱巾柔柔地吹动

幸福的蝴蝶
舞动双翅如美丽的击掌
我仿佛听到掌声在草原回荡

同行的人站在油菜花中
“咔嚓咔嚓”拍个不停
拍下的是一片片风景
脸上溢满纪念的表情
——草原，我见过了
——油菜花，我看到了
拍不走的，是草原的生命
油菜花，只成为瞬间的风景

别惊扰了
油菜花要默默生长
草原要蓬勃生命
融进草原的律动
细品油菜花的芬芳
才会真正感受生命之美
毕竟——
纪念只是曾经拥有
“咔嚓”只是到此一游

张艺谋说清纯的女孩找不到了

张艺谋要拍一部电影叫《山楂树之恋》
《山楂树之恋》讲述单纯美丽的爱情
单纯美丽的爱情由清纯的女孩主演
张艺谋说这女孩最好是90后
剧组人员便全国撒网寻找
筛选回来的女孩张艺谋一个也没看上

很不清纯说清纯的女孩找不到了

清纯的女孩在哪里

在古代——

古代的女孩不像90后见识多广

古代的女孩活得很古朴

偏僻的山野飘起的是纯纯的炊烟

虚掩的柴门没有一夜情的浪漫

女孩清纯的等着日出日落

站成望夫石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风景

清纯的女孩在哪里

在张艺谋的童年时代——

那时的女孩被男孩看一眼

脸就红得像一本红宝书

纯纯的心装满毛主席著作

疯狂的执着把爱情遗忘在角落

两本结婚证就把两颗心痴痴的栓在一起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怎么也是一辈子

清纯的女孩在哪里

九十年代阳光照耀的

不是超女就是野蛮女友

很色的男人遇到很色的女人

很富的男人遇到很想富的女人

诱惑的世界有谁会演绎望夫石的故事

女孩的眼睛怎会化成一股纯纯的山泉

老谋子的寻觅只会化成一声长长的叹息

清纯的女孩在哪里

心的清纯才会发现清纯的女孩

山野间总不乏美丽的野菊花

阡陌里不时会飘过清脆的笑声

城市的夜空闪着诱惑的星星

城市的夜空也会开始着很浪漫的痴情

不把清纯解读为笨拙的模样

不把清纯诠释为纯纯的脸庞

这时 你就会发现

其实 清纯就在我们的身边绽放

盛夏

一群种子相约今天发芽

一簇花束等着号令开花

一些树叶迎风歌唱奇葩

太阳一路疾跑就蹦了出来

盛夏在天空四处狞笑

一团火球似的女人张牙舞爪

知了警报般嘶鸣

一口井是沸腾的锅张着血盆大口

太阳杀向每一个角落

耀眼的光是血脉贲张的匪徒

土地繁忙冒烟

汽车急得吱吱鸣叫

种子的梦被生生杀戮

花束拽着叶子不停荡着秋千

知了蜕了一层皮飞跑了

留下女人说三道四对着盛夏

走进大竹（外四首）

张卫东

2014年8月28日访沈忠厚院士家乡大竹县

这是一个竹多且大的地方
从建筑、家具、餐具
到酣睡着孩子的背篓
再到店里的竹雕根雕
乃至桌上的干笋鲜笋
我知道
我正身处一个深邃的竹海
丝竹悦耳的曼妙
弓弩齐发的壮观
高风亮节的君子
养家糊口的棒棒
一起涌到我的眼前
令我的思维混乱地
缠绕在这竹竿之上
怎么也无法把它解开

原以为知道岁寒三友
我就懂得了爱竹之人
来到了大竹这个地方
我才发现古人之言是如此抽象
没有像竹一样的虚心
我怎敢面对
那些天书般的竹筒
还有那些深奥的楹联

就连一个看似普通的笔筒
几枝秃头的毛笔
我都不知有多少学问
让你突然想起
主席诗中的竹笋
腹中空空皮厚嘴尖

从沈老的家乡回来
我好像对沈老的理解有点深入了
沈老的勤奋与简朴
沈老的执着与正直
沈老的宽厚与谦虚
沈老的许多性格与品质
在盛产竹子的那个地方
有关沈老的深刻印象
变得像那些竹子一样生动具体

石油人的红与黑

既然
你选择了黑色的石油
作为你的职业
那么
就必须用一颗红色的心
亮出你的承诺
只有
最红的心
才会献出最炽烈的热
即使
油干灯灭

化作一缕轻烟
也绝不
留下半点黑色的粉末
让红心的石油人
替你背上黑锅

2014年8月13日

灯

灯是芯上的火儿
火是灯中的芯儿
就这么一丁点儿亮
伴着母亲的歌谣
点燃了全家人的心情

最亮的地方属于姐姐
她正在写长大我要干什么的作文
近灯的炕头留给母亲
她要让我穿着新鞋走进校门
灯影里的父亲像个泥塑
黑黢黢脸上不知是影子还是愁云
我偎依着母亲看着父亲
纳鞋底儿的节奏竟那么均匀

夜里的故乡是漆黑的故乡
微弱的灯火里看不见远方
我家就是整个世界
父母和灯伴我进入甜甜的梦乡
灯光把父母操劳的时间变长

而我也在梦里慢慢变了模样

秋草泛黄

秋草泛黄
我想起了父亲
父亲走的时候
秋草也刚刚泛黄
过年再去上坟时
那坟已和那草一样凄凉

秋草泛黄
枯叶在风中流淌
我独自站在季节的边缘
慢慢地回味曾经的温暖
直走到记忆的最深处
那里有张叼着烟袋的笑脸

2014年9月18日

家乡桃花开

春风在粉刷着你的新房，
春雨在描画着你的新妆。
性急的风信子，
四面八方送着你出嫁的请柬。
一想到有多少人仰慕你的姿容，
你就忍不住羞红了娇嫩的脸庞。

美若天仙的桃花姑娘，
出落在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庄。
白天陪伴你的是满手老茧的爹娘，
晚上陪伴你的是柔情似水的月亮。
偶尔来一群调皮的蜜蜂，
在你耳边轻轻把祝福的歌儿吟唱。

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一个春天！

这又是多么魂牵梦绕的那个故乡！
在这片远离喧嚣的地方，
我闻到了乳汁一样香甜的芬芳。
我想起了母亲年轻时的模样。
伙伴们的小脸像桃花一样绽放！
每个人心里都充满春天的希望！

啊！家乡！我可爱的家乡！
你就在这桃花盛开的地方……



风华 正茂



初醒

冯艳雯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4级

嗅到秋天的脚步
在某年某月 我半醉

故乡的河
是离开时的模样
多出来几丝
秋染的灰

河岸上的杨柳
褪去了那身绿衣
袅娜的丰姿

在波光里依稀

缀满回忆的枣树
又添几道皱纹
还好 还好
树梢仍挂着几分童真

蜷缩着的落叶
紧紧地依偎在枣树旁
为的只是
掩埋住自己内心的欲望

一圈栅栏守住一椽破屋
栅栏沉睡 破屋酣眠
还好 还好

往事安全紧锁

长满杂草的墙角
传来牵牛的笑
谁叫它是秋养子
如此孤独 又寂寥

夕阳启唇
热吻地平线
只为留住
最后那份温存

听见秋去的跫音
在某年某月 我初醒

老屋（外二首）

马成 机电工程学院

蜘蛛网将阳光分成小格
小格变成灰青色
垒成小屋
屋顶是木椽

门两边的春联褪成了白色
斑驳的字迹里
是一只大铁锁的锁孔
斑驳之间里灌满记忆

烧酒在火炉上噗嗤噗嗤

他穿上棉大衣
“红薯在炕洞里
我要走了”

爷爷的水烟袋呼噜呼噜地响
却透不过墓碑的沉重

问我

我用斧子劈开樱桃
鲜花在斧尖血流成河、
卑鄙随着空气不断升腾

曾经我用登上山顶
来逃离树叶的腐败
今天我剃下自己的手指
来掩饰鲜血的惨烈

洋流听着季风的方向
我用绳索紧紧绑住双脚
来踹尖利的冰角

落叶雨下
我戴好手套
捏碎腐臭的毛虫

所有人的所有失败
我用额头给你撞开理由

年月

我用脚步度量脚步
泪水盛放泪水
这样算不算混沌
你告诉我

那年那月
为什么只剩下如今的花开且已落
弯月在天上一寸一寸地滑过
最后
我认得在上面只有我的落寞

紧追紧赶的爱
原来只是出于无奈
留下大片大片鲜红的血
来做最后的掩埋

上弦月紧紧地钩住过往
下弦月稳稳地托着念想
在天上满满地都是痛伤
痛伤里藏着我镀金的梦想

那人，那风，那海

侯玉洁 化学工程学院 2013级

一个人
漫步在唐岛湾畔
踏着木石板

倾听海的呢喃

默默地
触摸指尖的悸动
用慵懒至极的嗓音
轻和起海之韵

在沉默的石阶
静静地坐
海风沾染衣袖
带着海的气息
追逐

静静地依偎
我身边
是晚归的独木轻舟
是远处的海天一色
是天边的一抹夕阳

西方的摩天轮
在淡粉色夕阳尽头
化为一抹幸福的琥珀
全世界都黯哑
在这刻静谧的唐岛湾畔

金沙滩之夜（外二首）

于利国 石油工程学院研究生 2014级

枕，海边绵软的细沙。
听，海浪拍打的声响。
闻，海吻夜空的气息。

凌晨的金沙滩，
没有世俗的纷扰，
没有城市的喧嚣，
只有水与沙的缠绵，
那是心声的共鸣，
叩响动人的节拍。

潮起潮落，
是水与沙的约定，
简单的誓言，
变成了永恒。

高峻的礁石，
一次次地击碎水的热情，
只有沙的细腻，
才能融化水的纯粹，
只有沙的怀抱，
才能抚慰水的疲惫。
因为沙，懂水。

我喜欢这片沙滩，
我喜欢这片海，
我喜欢等待着第一缕朝阳，
温暖着沙，照亮着水。

雪花一朵天上来

她，云朵中圣洁的水滴；
他，空气中飘舞的尘粒。

也许她曾经寻寻觅觅，
也许他有时彷徨迷离。

茫茫天际，
他和她相遇，
没有海枯石烂的誓言，
没有嘘寒问暖的甜蜜，
眼神的交集，
注定是彼此的唯一。

走过风，
走过雨，
走过黑暗的恐惧。

不理睬世俗的讥讽，
不害怕寒冷的洗礼，
因为心永在一起。

伴着天籁的静谧，
牵着手，
幻化成晶莹剔透的多面体，
跳着绚丽的华尔兹，
在彼此的梦里。

轻盈的步伐不曾停息，
因为有共同的理想，
愿做雪花一朵，
滋润麦田，
装扮大地。

心中的神

我站立在险峻的礁石，
展开双臂，
想与波澜壮阔的大海融为一体。

我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快马加鞭，
追逐那火红落日血染的诗篇。

我跋涉在寒冷的雪山，
步履维艰，
只为目睹冰清玉洁的神圣雪莲。

大海的梦想，
绝不会驻足倾听人类的呼吸。

落日的才华，
绝不是匆匆的脚步所能刻画。

雪莲的风姿，
绝不为迷茫的探路者翩翩起舞。

大海的梦想，是湛蓝的天际。
落日的期待，是浩瀚的星空。
雪莲的执着，是挺拔的珠峰。

大海的惊涛骇浪，
凡人只能感受那深邃的气息。
落日的壮美图画，
行者只能艳羡她美妙的传奇。
雪莲的盛开绽放，
驴友只能幻想着在梦里相遇。

用如花笑靥，
把那一瞬的凝眸定格为永恒。
在心中永存着，
潮起潮落，

七彩晚霞，
洁白如雪。

千言万语，
在风中亘古地诉说，
对大海的依恋，
对落日的情怀，
对雪莲的挚爱。

万语千言，
化作一声叹息，
熊熊燃烧在心之一隅，
把期待的灰烬，
用一生的时光，
埋葬在那滋养希冀的土地！

秋风再起时（外一首）

张富祺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3级

蔚蓝蔚蓝的大海，起风了
一种声音在耳边回响
她说青春正在路上
欢笑，收获，无奈，徘徊与痛楚

听，青春正在翻滚
激起的浪花，不断地敲打
梦一样的灵魂
诗一样的人生

青春的河岸布满梦想的码头

人生摆渡，
展开一种卓越的生命航程
驱散黑暗，何惧狂风暴雨
长风破浪，哪里会去不到？

秋风再起时，
吹来了信念，吹来了
希望
在秋风中远航

秋雨

终于，我与你在雨中相遇
滴滴嗒嗒的雨声
慢慢的将伞靠近你
担心弄湿你迷人的秀发
路人匆匆而过
急促地步伐带起点点水花
凝视你明亮的眼睛
它四处观望，偶尔
停留在我的视线
如同小说一般
内心涌现出莫名的渴望
悸动的心灵在秋天的雨里被浸湿
或许你感觉到了
抑或毫无察觉
驿动的心在淅沥的雨中腾起
却又在一刹那归于沉默
你的背影离去
若有所思却笑而不语
秋天的雨，淅淅沥沥

面谈

胡汉成 石油工程学院 2010级

起初，我看到了它——这黄土揉成的面
微带点黄
后来，一双巧手把它撕成了条
翻滚在一锅硬水里省去了盐
在朝阳初升时就着几缕晨光吃上几口
在夕阳晚照时就着几片薄云吃上几口
便是残夜如墨汁翻到在天空时也仍旧
是这面
就着夜空抓几把星星吃上几口

我端来的空碗盛满着期盼却哪料端走
了一碗的忧伤
当我端坐在大地上45度角仰望天空时
我想这面的长度定能连接这天上人间

我们恐怕是吃不出那面的滋味
没有黄土一样深厚的感情又怎能明白
只好将带来的佐料混在面里以期求有
一股味道
那定是人间最美的
正如我们还如此年少总希望一切都是
那么五彩斑斓

我的面总有一股味道
我曾自豪地以为那便是生活
却忘了
我只是太久没有洗澡

你真的以为那是一碗面吗？
其实还真就只是一碗面！

写给燕子

刘子祎 石油工程学院研究生 2014级

独自游走在旷远辽阔的原野
蓦地

一只轻灵俊逸的燕子
飞临我一贫如洗的天际
在这多情的九月
在这迷蒙的深秋里

许是等候了多久
翘首期盼 我心潮澎湃

你的容颜开放如花
深邃的眸子映射出清澈的涟漪
你的前世未必不是一只快乐的燕子
形单影只依旧执着向前
一声声清脆的呐喊
一阵阵轻柔的呼唤
婉转的歌声款款流淌
一如本是对于自然的歌享
对于生命的歌唱

你矫健的身躯烘托出神采的高亢
隐隐的诗芽从僵直的骨节间缓缓抬起
头来
我惊异于这不平凡的一段经历

你该是汲取了天地间的精华
你该是穷尽了一生中的烂漫
你的方向如着朝阳一般笃定
你的羽翼如着波涛一般强劲
此刻站在你的面前
薄而坚韧的情愫已然升起
愿你飞翔的更高更远
愿你的未来一片光明灿烂

大地的星星

戴绍铃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一)

清晨，从水边的树上摘下
半熟的苹果
轻轻横切
惊讶地发现里面躲藏着
一枚轮廓分明的星星
微微漾出嫩绿
悄悄溢出果香
如初开的百合含着露珠
害羞地溜出数粒
深褐色的种子

(二)

躺在一片花田里
仰望万千绿枝摇曳
我更看见绿枝上托着湿瓣的花萼
花萼，从天上飘来的吧
绿色的星星

湮没在花色俏丽之间
闪烁烁，幻变不定
当天边浮起鱼肚白
天上星儿隐去
他们的脸庞也挂满了泪珠

(三)

循着小路，镀满月光
走近园中寒冷的树
一身素瓷的花
印在丰腴的秋月上
结成洁白的流苏飞扬
让一双冷寂的眼弥散温情
花穗是密密的星
枝叶凝重的夜帷

星星成群陨落在我的肩膀
携桂子奇异的芬芳

(四)

星星
奔走在莽莽大地上
舞蹈，歌唱
张开我们的双腿和臂膀
灵动的星星
从此跳跃在浩瀚的尘寰
各类表情展现忧乐
朦胧的情感照在每处角落
不用躯体发光
而用智慧照亮大地

海燕凌云

石油，生命意识的律动（组诗）

犁痕

犁痕 祖籍山东，1968年10月生于黑龙江，1991年毕业于石油大学（华东）。8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大学时代为校园诗坛主力，曾任《海燕诗刊》副主编。

石油心语

在树木和绿草掩映的土地深处
一种声音按捺不住汨汨作响
这是一种充满生命意识的律动
俯耳贴近草尖感受土地的温度
同时也倾听千米之下石油的心语

开始意味着永久 选择决定了奉献
阳光之路铺展在青春的脚下
然后伴着岁月的滚动孑然前行
我的心和你的心的心从此这般坚定
听烦躁的风从草尖和树梢呼啸着吹过
看漂浮的云远远地从空泛的高度飞掠
我们将心情深深地沉入土地之下

扎实地体验生命的深度和存在的价值
尽管耳畔飘满荒芜的声音
尽管没有大都市灯红酒绿的喧嚣
尽管除了精神和思想之外一无所有
我们宁愿固守这心灵的宁静
和灵魂深处命缘相许的家园
命运的决定我们终日与金属为伴
心灵的底版上却没有铜臭的气息
每日周而复始地做着机械的运动
心中却蕴育着诗歌和无限的激情
满身涂着黑亮的颜色是一种深沉的气质
内心深处的纯洁是我们真正的品格
永久需要毅力 奉献依赖无私
所有的疲惫和谰言都踩在脚下
让大自然的鸟语花香与青春作伴
你的心我的心如此紧密地厮守

油田月夜

莫名的黑暗
从四周悄悄燃起
机器轰鸣的喧闹
驱赶着无边的睡意
在荒原上的联合泵站
夜晚我们抵抗着蚊虫的袭击
为了一种流动
为了共和国工业丰腴的躯体
我们始终恪守着
这种富有节奏的金属旋律
穿上浸透油香的工装

让美丽空虚的梦远去
我们用青春的笔
端端正正地填写值班日记
远离五彩缤纷的城市
我们并不懊悔并不孤寂
巡回检查的路上有青蛙的歌唱
刺网围墙的四周飘溢着自然的气息
因为与石油为伴
青春岁月变得如此美丽
让柔情的诗歌
染红月亮灿烂的情谊
我们把爱情交给荒原
整夜同石油窃窃私语

亲近石油

石油是我们脉管中汨汨涌动的血浆
是我们豪壮的杯中清醇甘冽的酒啊
亦香亦浓
石油是我们相濡以沫的情人
是我们终生厮守的那份情感啊
笃深笃定
石油是一种质地浑厚坚实的颜色
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啊
刻骨铭心
石油是一座记录着岁月的丰碑
屹立在共和国的版图上
光彩夺目
石油是一面辉映着历史的旗帜
飘扬在雄鸡唱晓的东方

熠熠生辉
 石油是石油人生命的媒质啊
 在石油流淌的地方
 哪怕头顶青天脚踏荒原
 都抛洒过石油人的血汗和足迹
 石油是诞生在远古时代永恒的梦啊
 在生长钻塔树生长采油树的地方
 发芽 开花 结果
 酝酿欣欣向荣的景象
 石油是萨尔图草原上空
 部落的先人放牧牛羊挥响的长鞭
 是松辽盆地树木和蕨草丛生的谷底
 震撼远古的恐龙的鸣叫
 石油是我们骨子里的一种意志啊
 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在油城高层楼群的屋顶
 绽开令人惊慕的世纪之花
 我们用我们的心灵亲近石油
 因为石油
 是共和国肥沃的地床里
 一颗流动的太——阳

古潜山的内涵

穿越洪荒的年代
 穿越兽类和植物枯朽的形骸
 穿越历史的烟云
 我从地层的深处
 铿锵走来
 我不是一块顽石

我不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
 我不是一座通常意义的山
 而是一腔积蓄已久的热情
 等待着开采
 钻塔是我的知音
 采油树和我终生相爱
 而真正叩响我心弦的是那些
 石油人 他们才是我的
 真正主宰
 不求富丽堂皇
 不求荣誉上的特殊对待
 不求树碑立传
 只要让我的生命之花伴着太阳
 一同盛开

走近油城

走近油城
 就走近一部艰难创业的历史
 走近油城
 走近铁人的雕像
 就走近一种用血汗铸就的精神
 走近油城
 我们就走近
 父辈的身影和父辈语重心长的叮咛
 如今在钻塔树生长的荒原
 油城拔地而起
 走近林立的高层建筑
 走近纵横的繁荣街衢
 我们就走近一座繁华的城市

站在时代的路口
油城矗立起巨幅广告牌
宣传她崭新的形象
走近油城
走近萨尔图美丽的传说
逐油而迁的部族
挥动长鞭
驾驭二十一世纪的飓风

石油的诞生

一支远在宋代的狼毫之笔
在发黄的宣纸上润色
两个黑漆灿烂的字眼
就在石油人的眸孔里
明亮起来
那痴情而坚定的目光
从此 照亮荒原的夜空
照亮白垩纪的深宫地层
照亮介形虫的家园
照亮一个酝酿了千万年的梦
野狼和荒草不再寂寞
钻塔在我们的肩上耸立
那隆隆的钻机的轰鸣
是我们发表的宣言
是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呐喊之声
我们手中紧握的刹把呵
刹住了别有用心的“贫油”谣传
触发了一支时代之箭

射开那坚硬的岩层
我们坚强的身躯
我们宁折不弯的脊梁
此刻 为石油而匍伏
成为抽油机的造型
我们在学习一位伟人
鞠躬尽瘁的品行
用我们心中无私奉献的信念
驱动荒原上一万匹铁马
把地底的太阳唤醒
那是被后羿射落的那只呵
在地下隐藏了千万年
今天我们要把它重新启用
于是那脉管中流动的血液
沸腾起来 喧响起来
这是一种十分感人的响声
在荒原上
轰隆隆地启程
我们的心脏之泵呵
给石油以力量
我们的身躯之铁呵
给石油以支撑
我们头颅的方向
给石油以指引
我们脚步之运动
给石油以启蒙
那智慧之石油 那哲理之石油
那精神之石油 那思想之石油
冲破了一层一层的禁锢
顶着北方雪季刺骨的寒风
携着千万年睡狮猛醒的呐喊

喷射而出
——石油从此诞生
站在世纪之末
回望历史的天空
我们心中抑止不住激动之情
我们走过的路呵
滴洒着汗水 眼泪和血痕
我们深深依恋的家园呵
留下了自豪 辛酸和爱情
我们不愿离去

我们永远也不会离去呵
因为在这家园中
我们经历了石油的诞生
经历了炎热的苦夏和刺骨的寒冬
经历了我们有血有肉的人生
这里是我们心中深深眷恋的围城
让我们永远耕耘在这石油的田野
用我们的精神与志气
表达我们对共和国的
一腔热爱 一腔赤诚

独 白（外四首）

陈 璞

陈璞 笔名墨友、梧欣，男，1970年10月出生，辽宁辽阳人。石油大学（华东）开发系采油88级学生，现在中国石油大连销售分公司工作。《海燕诗刊》第八任副主编，曾任风华文学社社长、《风华文集》编委。

我是瀚海中的一叶孤舟
注定要随风飘流
不知道何时遇上一个小岛让我停留
我想要停留
我不能停留
那里虽有我欲得的温馨
但我毕竟是一叶将命运系于茫茫海面
的孤舟
也许有一天我累了

桨断了 船也烂了
那么就为我祈祷吧
别祈祷我的平安归来
也别祈祷风平浪静
你若是我知己就为我祈祷一次风暴吧
让风吹得更猛些
让雨下得更烈些
让浪涌的更高些
让雷震得更响些

让一切自然的力量来摧毁我 埋葬我
我于是满足了
你听到我平静的呼吸了吧
看到我安祥的灵魂了吧
我平静地听着涛声感觉着自己
被一块块撕碎而达到了一种永恒
而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刻
我都认为世上不存在任何一种形式的
永恒
多少年以后的一个平静的黄昏
你在沙滩上散步
有块木板荡到你的脚下你能认出它吗
那是我老去的身和年青的心 不死的魂
归——去——来——兮

独 坐

就这样
裹紧风衣倚着湖心亭的柱子
独坐
对着风

我是沿着小路走来的
希望能够遇到
和我一样的人
寻梦 太阳还没有落

听老人讲月下的湖里有女妖
有的很美丽
吮尽独身男子的最后一滴血和精液之后

他就成为了永远没有激情和冲动的男人

为什么 此刻
一点也不怕
倒是想遇到
宁可 吗

最渴望遇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
温柔而美丽
我静静地注视她静静地讲我的故事
只要她静静地注视我静静地听 只要

而能够感觉的
只——
有——
风——

月亮很高了
依旧不想离开
笃定地等待
什么

独 行

撑着雨伞
读着哭泣的夜

夜的泪水吻着麻木的伞
夜的呼吸拂着一颗多感的心
脚步声时而淹没

轻轻的呼吸却如此分明

朦胧的灯光被踩碎在路上
 朦胧的眼中盛着两泓多思泪
 外面是滴滴嗒嗒朦胧的世界
 伞下是静静朦胧的心境

孤独地前行
 任路上瘦影 由长到短
 由前到后
 用心去丈量夜有多深

身边有个人多好
 不要情人
 也许怀疑爱情的永恒
 却从未怀疑伯牙子期断琴情

旋转抛出的弧线 无奈
 曾经 相同的时间
 相同的地点
 却是不同的情和景

压低伞 于是
 外面的世界小多了
 何必呢 计较
 无聊只和大世界并存

路尽头 只想
 雨停时
 空中
 能否有星

如 果

如果你是那第一阵朔风
 我甘愿是秋树上最后一片黄叶
 在你冰冷的怀中漂泊
 从枯萎走向死亡

如果你是那第一场春雨
 我甘愿是冬末的一点残雪
 丢掉所有的孤傲
 随你渗入深深的泥土

如果你是那亘古的荒原
 我甘愿是那片片盐碱
 用涩涩的咸咸的感觉
 体会生命

如果你是那醉人的“曼陀罗”
 我甘愿是一名勇士
 深深地吻你之后
 在陶醉中归去

徘 徊

本以为已经走出了门
 清醒时才觉得
 自己仍在门内
 徘徊
 徘徊
 探出头看看

外面的世界好热闹
好冷 于是
缩回头
又忽然听到门外
一群人在喊
一群人在骂
一群人在哭
一群人毫无表情地匆匆走过
另有一群人在沉默

门内四方的天空

好高好远好静
可毕竟只是四方的天空
没有大树没有草原没有横亘荒原的河
流
什么也没有
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却不知也不敢想象
出门外便会成了
哪一种人

石油与巨著（外二首）

林柏舟

林柏舟 男，1964年10月出生，黑龙江拜泉县人。华东石油学院机械系热工84级学生，现在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工作。

时代把一捧粗犷的音符
随手洒到了东营的碱滩上
于是
在东营的胸脯上耸起了一架架挺拔的
主题
于是
每一小隅空间都散发着金属的味道
井架、卡车、钻杆和性格……

这伙顽固的金属们

为了寻找后羿射下的八颗太阳
为了完成一本巨著
把无数的“。”洒在荒野
把无数条“——”横在地里
把无数个“！”标在日下
而写在碱滩上的是“……”一行行
这才是找油人亮铮铮雄浑的语言呵

这部巨著在旷野上发表
从不抢占八开的报面

这巨著钻工们爱读也爱写
 分分秒秒绝不掩卷
 装订线——黄河和彩虹
 封面——大地和蓝天
 插图——野蘑菇、野兔子、红毛柳、
 风雨雷电……
 而连衣裙和牛仔裤则
 羞羞答答夹在里边
 哦 这部巨著正向中国发表
 向全世界发表呵
 这赫亮的串着黑色线索的巨著呵！

给老师

虽然在无垠的原野上
 看不到你的身影
 却播种着碧绿的理想
 园圃中
 洒下只是的甘霖
 收获的
 是一代金色的希望
 汗水虽未滚落到工厂
 却铸造着坚毅和刚强
 润滑着人生的齿轮
 组合着人类的文明与高尚
 虽然未曾与白云比翼飞翔
 碧霄中却削去了你的音符
 火箭的高歌
 队队的银燕
 正是你给祖国蓝天

谱写的配乐诗行
 呵，教师
 寸长的粉笔
 是你耕耘的犁耙
 米方的黑板
 是你承包的土壤
 拂袖带走了纷纷的“雪花”儿
 开口唤回了知识春天的媚光
 青春染绿了新抽的绿叶
 热情镀红了初绽的花瓣
 锄着——
 铲去愚昧和落后
 耕着——
 绘出了中国今天的新模样
 然后
 在一切都恬适之际
 又背着星光
 挽着月色
 把一腔心血
 铺在讲台上……

心灵

你问我蓝天是什么
 我说是宇宙的心灵
 你问我大海又是什么
 我回答是大地的心灵

仰望一下蓝天的澄碧
 瞳孔里摄下了

一片透明 一片洁净
掬一捧湛蓝的海水
端详出
几分赤诚 几分晶莹

铺胸襟于这个世界
任岁月去熨平
舒展开生活的皱纹
书写着静与动

蓝与纯的永恒

雨点从蓝天落下
于是才染遍了
大地的绿的朦胧
雨点扑向大海
溅红了渔歌阵阵
片片帆影

校园·秋天

南文装

秋天，我走在校园大道上
打量着
收获季节的校园
和校园收获季节的繁忙

起重机张开巨人的长臂
凌空中架筑一座雄浑的立体
载沙石的小四轮突突欢唱
瓦蓝的新柏油路流水般伸长

流香溢芳的花坛旁

“海鸥”躲藏着太阳
长镜头把牛仔裤灰西服一同曝光
教学楼里一片神奇的土地
园丁和花朵
一边收获 一边拓荒
秋天，我走在校园大道上
思考着
校园明天的季节
红日映照着一片金黄

岁月如歌(外一首)

金腾珠

留恋着岁月如歌，
我们渐行渐远，
回忆的洪流将我们淹没在苍穹深处，
千古不变的阳光挥洒着最闪亮的跫音。
变换着苍白的旋律。
看花开花落，
听梦里梦外，
是谁踏碎了一地的幸福，
幻化成拾不起的伤心，
遥叹着最远古的过去，
将现在拾起。
杨柳微风细雨岸，
残风晓月惊魂里，
梧桐落花低吟，
谁的执着，
点点滴滴。
说不完的江南故事，
唱不尽的塞上孤烟。
漫天黄河飞舞，
借一刻，
落震如瓷。
试问尘世间，
当华丽转身，
还有几个人能心怀坦荡。

执着的秋

离别的秋，
将手放开，
只剩下落叶陪我逗留；
微笑的泪，
让风吹走，
只剩下忘记你的自由；
爱没有留下任何结果，
我要如何才能解脱，
直到最后，
谁都不愿放下自己的双手。
秋天以后，
我们都要学会成熟，
也许时间会停留在每个想你的时候。
让你一个人走，
泪在我心中慢慢流过那份痛。
往事随风，
你的笑容依旧带不走我的眼线，
我心中那一丝哀愁。
爱在最后沉默消失，
安静的节奏，
风琴声动听却忧伤依旧。
还记得，
曾经的承诺，

我执着的爱着；
还记得，
红色的记忆，
在思念中飘落，
爱怎样才能走过，
我们都懂了太多。

秋天的时候，
为何停留，
离开以后，
换了断弦琵琶再复谈，
今夜的灯油已经烧干…

诗四首

斯 木

现 代

你的荒唐与荒诞 比任何一个
都深 拼命地去否定那
本与你密不可分的
已见到芽儿
挖光了树根 枝粗叶茂的
颂歌 响彻云空
悬浮在水面上的俨然主宰
威武的大坝 流淌着他们的斗志 激情
与血泪 争论什么
摒弃什么
在纸花丛中 嘲弄那些小草
微不足道的生机 暗暗在喧闹的繁荣
有些人明白
你捂住盖子 用往昔肤浅的伤疤

掩盖你的残忍
你的背叛
春天越来越短了
谁鼓着掌 去安慰那些流离的盲者

村 庄

让我们回过来 坐在村头
看晚霞静静地展开翅膀
炊烟四起
妈妈喊回家的声音在薄雾里
落了一地淡紫色的梧桐花
那高大的树木围绕村子 叶儿婆娑
晚归的牛羊拖长了傍晚
潺潺流水

划过少年的赤脚 萤火虫
带来的幻想
多少年过去了
或许只有在梦里才能回到
那儿 打工的人们没有回家
老人和孩子 早早地熄灯
村庄一片漆黑 没有虫音没有狗叫
往事如历史书上看不懂的记载

痛 疼

他记不得 那黄昏的雨的
细微 湿润与缠绵 许多年
他记不得清澈的眼睛
在窗口 那暗暗颤栗的芙蓉花旁
模糊的小鸟抖抖水滴
一下子就不见了
雨丝丝 一直到今日
记不得你的笑容 红红的衣衫
划过天边阴沉的云朵
静静 他记不得那时
淋透的日记里只有墨迹
如同伤口难愈
我常常无缘故地突然出神

等待奇迹
一如往昔的你的活泼与花开
我常常无缘故地突然惊醒
看那四周
你的身影清晰仿佛大气充盈
一呼一吸
你在我的茫然里刻骨铭心

鼓 点

让心安宁 马路上的车辆乱成一团
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声
裸露着河床的干结 一阵风
又一阵风 卷起尘土 和尘土
他们很高兴 美丽的樱花看天空
你自怨于本身的见识的短浅
时间珍贵
那棵树离得太远
它顶着风雨
在梦里回到你的家园
让心安宁下来 在喧闹中你写到
漫天飞舞的蒲公英的种子
落上水泥或沥青的街道
谁会停步
看看你的双手 我心堵难通一丝声音

让血脉再相连

——给××届毕业生

王京平

五万年大地的血脉结下这奇缘
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盐碱滩
生命的调色板上
我们精心酝酿着秋天

一千次日月轮回时空飞转
读不完春夏秋冬夏
读不完“象牙塔”内外的季节变换
太阳神下的闪光灯留下的仅仅是一瞬
荟萃湖的小船可载得动四年情感的沉淀
不要早早翻开那本毕业留念簿
先掬一捧黄河水
把浓浓的苦涩冲淡
再去一教、二教楼领悟一次坐禅的玄机

再去图书馆丈量一下我们的视野有多宽
再想想学海中苦苦泅渡的情景
再看看石油大学四十年风雨后的今天

多想振翅高飞
去试试自己的羽翼
又多想再待一会儿
把千百次的感受重新咀嚼
不管将来去玉门、吐哈、塔里木
还是在胜利、大港、中原
既然选择了地平线上的旭日
那么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再见
纵然永远天各一方
我们和大地的血脉也紧紧相连

笑龙微诗剧

辛 龙

鹊巢鸠占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诗经·召南》

柳花泊，绿杨堤，
春暖花开燕飞低。
留恋戏蝶时时舞，
自在娇莺枝头立。

小喜鹊，穿花衣，
飞来飞去衔春泥。
高高树上垒鸟巢，
不辞劳苦汗珠滴。

喜鹊巢，很隐蔽，
宽敞坚固好府邸。
冬暖夏凉很舒适，
不怕风狂雨又急，

胖斑鸠，眼睛眯，
好吃懒做厚脸皮。
无家可归流浪汉，
东游西逛找吃食。

天转阴，南风起，
乌云密布响霹雳。
暴雨如注淋斑鸠，
就像一只落汤鸡。

胖斑鸠，想躲雨，
晕头转向无处栖。
喜鹊在巢看到了，
唧唧喳喳叫得急：

“斑鸠大哥快过来，
请到我家避一避！
晾晾羽毛擦把脸，
歇歇脚来喘口气！”

斑鸠一听心欢喜，

雪中送炭很感激。
一头扎进喜鹊家，
先鞠躬来后作揖。

“喜鹊妹妹谢谢你，
救苦救难真仁义！
人说大恩不言谢，
斑鸠给你行个礼！”

小喜鹊，忙摆手，
态度热情笑嘻嘻。
“斑鸠大哥别客气，
四海之内皆兄弟！”

暴雨停，露晨曦，
空气清新天光霁。
芳林无人花自落，
青山一路鸟空啼。

胖斑鸠，动心机，
看着鹊巢打主意。
对着喜鹊变了脸，
大呼小叫耍赖皮。

“小喜鹊，快滚蛋，
这个鹊巢是我的！
你哪里凉快哪里去，
走得慢了我揍你！”

小喜鹊，心惊悸，

有心拼命难匹敌。
祸到临头悔也迟，
眼泪流进肚子里。

惹不起，躲得起，
喜鹊离巢风凄凄。
绕着鹊巢飞三圈，
声声哀鸣如哭泣。

胖斑鸠，正得意，
一只老鹰来偷袭。
善恶到头终有报，
葬身鹰腹命归西。

邯郸学步

“子独不闻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
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
匍匐而归耳。”

——《庄子·秋水》

燕国寿陵一少年，
年方二十他姓安。
五官端正很俊俏，
家庭富裕不缺钱。

东家不知西家苦，
南家不知北家难。
小安万事都如意，

却有隐痛结心间。

天生是个罗圈腿，
不是残废是缺陷。
走起路来直摇晃，
左摇右摆不美观。

小安为此很苦恼，
不愿出门当宅男。
寝食难安长叹息，
忧心忡忡白发添。
小安正在家中坐，
忽听门外有人喊。
这人嗓门实在大，
响彻云霄声震天。

“瞧一瞧呀看一看，
赵国要办培训班！
专家教授来讲课，
能治瘸腿和罗圈！”

办学地点在邯郸，
毕业文凭是大专。
额满为止快报名，
过了这村没这店”

小安一听心里喜，
如拨云雾见青天。
机会难得快报名，
出国留学到邯郸。

邯郸城，柳含烟，

千年古都美名传。
男女老少步履好，
举止潇洒真不凡！

小安进了培训班，
刻苦学习不偷懒。
先摆手臂后抬腿，
跟着老师天天练。

赵国步法实在难，
生搬硬套学不全。
燕国步法全忘记，
走路摔跤难避免。

这小安，实在冤，
邯郸学步整三年。
揣着一张毕业证，
连滚带爬回家园。

作者简介：

辛龙 1968年7月1日出生，创作出版《中华成语正气歌》、《长歌如诉》、《辛龙校园诗选》、《青春萌动》等诗文集。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青岛市作家协会理事、青岛市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任青岛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中秋抒怀

刘庆霖

《中华诗词》副主编

莫谓人间路万重，一壶浊酒笑临风。
手提明月行天下，怀抱诗灯挂夜空。

萃园唱和（水调歌头）

鲁 蒨

虽无十里杏，却有万顷波。荟萃湖畔佳景，紫霞染残雪。更兼疏枝瘦石，小亭长堤水榭，隐隐新绿泄。浩荡东风里，春降广利河。

趁佳辰，抒豪怀，应高歌。奚止小园独变，放眼看全国。处处热气蒸

腾，一改旧日冷落，飞鸿集河朔。但愿春常驻，共我上高阁。

白山客

引来黄河水，浊除漾清波。洗去碱味愁云，染绿千顷禾。朝映龙鳞万点，夕照余辉一抹，萃园紫霞多。雾霭仙境里，织女渡银河。

湖心岛，廊亭榭，舞金蛇。不负美景良辰，东风须放歌。清平盛世元日，更喜催春瑞雪，佳节忆先哲。功成荫后世，不上麒麟阁。

李 川

百顷碧波漾，万人火样情。一拱

小桥流歌，云抹夕阳红。更喜疏枝新绿，曲岸孤山小榭，扁舟惊飞鸿。得意春风里，春醉荟萃亭。

忆往事，坎坷路，心难平。朝辞红墙金瓦，暮宿茅草棚。迎面碱雪咸砂，遍地衰芦败草，荒野伴流萤。创业天地改，秀园永春浓。

夕阳多丽（五首）

鲍冲

中国石油大学储运专业教授
91岁高龄 现居北京

多丽 庆香港回归

世人惊，日不落国骄横。禁蛮烟，中英战起，下关江面陈兵。腐清廷，畏其逼迫，英使节，城下要盟。一占香港，再割九龙，强租新界任横行。百年恨，凄凉心事，久雨盼新晴。曾记否？英雄搵淚，村角黎明。

唱金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功成。易星霜，巨龙醒矣，回归日，风展红荆。大地生辉，五洲震荡，邓公宏论抚银箏。听一片，丰功伟业，寰宇管弦声。歌一统，中华儿女，万里鹏程。

水调歌头

丁丑正月，偶醉，梦与来客谈诗，恍惚间说到祖冲之之成就。忽尔客怒，拂袖去，醒而记之。

昨夜耽杯酒，梦与客谈诗，斯人来自何处？昂首自称师。对月推杯换盏，海阔天空乱侃，忽话祖冲之。祖率既已定，何再弄玄机？

多少事，留心底，至今疑。茫茫万物，微粒多小不分离？宇宙真无边际？生命寰球独在？我请你答疑。依是唯心论，本体不能知。

昭君怨 游玉兰堂听游人论戊戌

红杏海棠春意，细雨平明初霁。遥望玉泉山，柳含烟。似水流年如梦，傲世欺人鸾凤。风雨又清明，任人评。

瑶台聚八仙 庚辰七月与学生聚餐

风动秋声，惊落叶，片云斜月梧桐。廿年旧事，饯别万里征鸿。绿影

娉娉春睡处，黄花淡淡出蒿蓬。意重
重，梦回缭绕，谁觅萍踪。

楼头灯红酒绿，看杯盘狼籍，
眉眼嫣红。举笔沉吟，丹青难写欢
容。辽河海洋大庆，又何必，煮酒论
英雄。休夸口，笑徐妃半面，抱瓮畦
翁。

[注] 徐妃事用李商隐：“休夸此
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装”之意。

贺新郎——下层机关应付检查

乡县权独擅，现而今，官场上
下，你欺我骗。接待人员克格勃，特
务行为使遍。重点是，官阶推断。座
骑手机名牌表，能据此，喜把级别
判。献殷勤，避风险。

麻烦暗访无人伴，先让他，汪洋
大海，孤舟流窜。雾里看花花不语，
只见花枝招展。无意间，翩然出现。
接待不周情烂漫，料不过，笑语佯规
劝。看脸色，安排饭。

[注]：明访，只知道有人来，不
知官阶，需多方打探；暗访，虽事先
已有人偷偷告知，但仍需先让来人，
按预先布置好的路线自己闯闯，谓之
“孤舟效应”。然后，选择时机接待
者再出来，这不仅让暗访者在已设计

好的路线上，“自由的”看到了想让
他看的東西，而不想让看的東西在路
线之外，他想看也看不到。从而使暗
访者惊喜不疑，窃以为取得了初步胜
利。

丹山碧水（四首）

仝兆岐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原校长 教授

望海潮 校报创刊60周年有感

京城创办，复刊齐鲁，四朝校报
华甲。思想阵地，精神花园，爱国诚
信德佳。办学之灯塔。良师育英才，
志在天涯。科技创新，争鸣论坛、火
新花。

校园秋实春华，有四海学子，
五洲校友。击水荡舟，科研教学，鸿
文一桥飞架。石大之馨家。海潮响螺
号，校报骏马。未来图将好景，芳泽
后人夸。

沙漠奇观

游敦煌鸣沙山一月牙泉有感

沙嶺晴鳴八十里，月泉曉澈水甘冽。

驭驼缓行游古道，沙泉相依竞旖旎。

妙造天成古文明

游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有感

鬼斧神工雅丹景，玉门关连汉长城。
千年古道丝绸路，妙造天成古文明。

丹山碧水师生情

与学生罗和一家在武夷山欢聚一堂，
共叙师生友情，写诗一首赠给罗和

学子成才上海滩，千里武夷专程还。
耕耘岁月难相忘，师生喜聚九龙湾。
九曲溪水山回转，玉女大王峰相望。
秀美奇峰水抱流，丹山碧水情谊长。
朱子理学勤当先，家和业旺桃李芳。
茗茶溢香会挚友，情深谊厚心品尝。

一剪梅 山威校园

仝兴华

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
山大威海分校党委书记

春夏秋冬皆大观，风舞雪团，
雨润花团。东西南北客流连，景本自

然，情乃天然。

山海湖林独占全，。不敢领先，
谁可争先。史籍经典育俊贤。文化公
园，美好家园。

绝句六首

戴永昌

山东绿源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东营市水利局原副局长

天 意

后世前生无影踪，今生苦乐自融融。
黄昏不尽苍天意，云借夕阳搏一红。

阳光心

日出扶桑日日新，光明天下晓昏分。
阴阳相背归真性，普照阳光天下春。

淡 酒

我觅知音费万思，知音觅我也如痴。
清茶淡酒无穷趣，恨不相逢少壮时。

心境

圆月中秋云里还，时明时暗耐人看。
人生转瞬须珍重，心境宽时天地宽。

小事

莫因事小便疏忽，不许天高成畏途。
每日先从凡事做，方能大事不糊涂。

听琴

东西南北辨清明，春夏秋冬皆养生。
沐雨栉风胸似海，百川到耳作琴鸣。

清平乐 晚晴图（外二首）

丁连盛

夕阳谢幕，晚霞留不住。腰腿不使嶙峋骨，依恋不求反哺。

晨起太极舒拳，老伴烹煮三餐，
欣喜霞飞日落，相携萃湖遛弯。

长相思 槐花

百花绯，万蜂飞，槐花甜蜜醉几回。
心香献给谁。

风在吹，月在催，脱去铅华逝流水。
谁在论是非。

柳梢青 文登山

秦皇巡东，何其浩荡，前后呼拥。
驻蹕半山，雄风随至，望山登顶。

奉诏文士咸集，颂功德，锦绣文成。
文山召文，昆崙佳话，古今传诵。

石大魂（外三首）

岳为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编辑

上古之时，北二百里，发鸠之山，其上有鸟，名曰精卫，衔石西山，誓填东海，生生不息，不眠不休；其后千年，北山愚公，毕力移山，子孙相继，寒暑易节，其志不已，心感天帝，遂终成焉。后两千年，海燕出世，翔于怒海，战之惊涛，直冲暴雨，展翅烈风，信步其中，不亦乐乎。

今者石大，笑坐海畔，鳌居青菜。忆昔往年，生于忧患，悠悠岁月，煌煌英烈。当是时也，陋室蓬庐，只瓦难遮。起之白手，落之无足。日晒风淋，雷打雨骤。荆棘坎坷，难于平海，困于

山阻。沧桑刮面，无所惧哉，填海移山，血汗攻关。戈壁荒滩，大漠深山，平原泽洋，铁塔四方。天降大任，液金得采，润泽九州。国之脊梁，横立六合；先辈之荣，前无古人。

上苍行健，自强不息。石大之毅，在乎精卫；石大之韧，在乎愚公；石大之勇，在乎海燕。魂归来兮，纵有八荒；承继英灵，气漫青云。莘莘学子，海阔鱼跃。涅槃重生，再续辉煌！

木兰花慢·红楼一梦

潇湘妃子泪，太虚紫瑛情愁。愚石降尘世，衔玉顽童，宝钗红烛。四春空陷凄凉，说不尽悠悠贾府休。痴恨笑破金陵，风韵娇女谁留？

问悲喜缘锁金钗，芙蓉香魂楼。苦命鸳鸯妹，罹伤难言，警幻眉头。无奈生死销骨，惺惺惜，荣辱几沉浮。醉迷酸楚情深，梦里悲叹欲奏。

青玉案·金玉良缘

素花芳草空折枝，香满尘，冷风摧。寥落此生彷徨归。可堪回首，盈盈笑语，青梅赏诗会。

依昔魂断绛珠泪，怎耐浮云苦相随。镜花水月惊梦惺。谁怜望夫，痴恨

难缘，独倚寒窗碎。

桂枝香·游金沙滩

风尘伴路，尽幽径红稠，暖香袭袖。金沙水拍惊梦，余音难书。欧燕欢鸣舟来阙，莫回头，云帆已虚。菱春拂波，危礁独伫，飞鸢迷途。

笑沧海、过客苦旅，悔折戟滩头，逝者何处。霏霏弱水三千，念君如故。浪花淘尽英雄泪，微冷斜阳空祭酒。缘来再聚，约守天涯，只为华胥。

夜雨有感（外二首）

李忠灏

石油工程学院石油工程12—9班

细雨斜风灯影暗，竹席尘落锁窗眠。祝融醉酒无暇顾，依旧人间四月天。

甲午年六月十五日青岛

支教有感

风雨骄阳相继来，书声袅袅定尘埃。身心洗净何辞苦，愿护芝兰次第开。

踏莎行 立秋有感

冷雨难歇，凄风未驻。秋阴零散
无重数。校园寥落寂无人，寒蛩偏作
儿童语。

鲁豫虽接，关山难度。何人遗我
双鱼素？既来支教勿辞劳，为君栽种
庭芳树。

夏夜有感

王非翊

地球科学学院勘查技术与工程
2013—3班

无言非无爱，是缘亦是哀。
苦乐多少事，悲欢心难猜。
长空似昨日，彩云不复在。
值汝徘徊时，未来等你来。

千钟醉

孙睿韬

海燕文学社校外社员，初中生

一钟醉，
纤纤淑女杯中见，怯怯儿郎酒中仙。
独酌月下，琴箫乱起。此生独凉念。

二钟醉，
远听古戍无人怙，遥望青花典当闲。
奇珍虽巧，古铜尽渺。此生独凉念。

三钟醉，
结庐人境心难远，夜宿繁街噪不偏。
杂心还乱，喧嚣不减。此生独凉念。

四钟醉，
设身处地惶惶辩，背井离乡恐恐谈。
诚惶诚恐，追乡情愧。此生独凉念。

五钟醉，
投身郊野千寻涧，坐地断谷万饮泉。
水香似酒，冽牵思引。此生独凉念。

六钟醉，
蜂拥蝶簇穿枝瓣，鱼戏鸟翔过水岩。
花岩水瓣，蜂鱼蝶鸟。此生独凉念。

七钟醉，
残石盅伴天天满，断续梦随日日连。
诗文从梦，曲词依酒。此生独凉念。

八钟醉，
酒平醉醒如无忆，泉尽冽消似缺寒。
人清梦破，来生去世。此生独凉念。

九钟醉，

骑花踏草寻来畔，望月闻乌引思还。
夜循旧道，情牵夜以。此生独凉念。

十钟醉，
故城亲旧接尘简，紫禁世交帽佩廉。
变迁世事，人家过境。此生独凉念。

百钟醉，
青梅竹马言约变，儿女情长中第全。
绣球楼下，王侯无己。此生独凉念。

千钟醉，
暮年提笔学七言，为求提名作两篇。
归乡金榜，绣球早抱。此生独凉念。

客（外一首）

史一辉

文学院 2012级

身为羁旅客，心向善提枝。
利禄堪驱使，黄发白头诗。
生年终别离，魂销复悔迟。
岂滞尘网中，慷慨意不痴。

雨日抒怀

修得浮生半日凉，三卷金经影自长。
夜卧月来窗对举，梵音莫忘客梦乡。

感怀

唐敬雯

文学院 2013级

一抹纤云一痕村，蓝静夜清院沉沉。
长忆儿时韶光美，次第心事乱纷纷。
我于世人同众人，绿酒微饮头涔涔。
西风袅袅露浥身，残灯一豆照昏昏。

苏幕遮·琵琶行（外一首）

王依晴

化学工程学院 2012级

浔阳江，秋枫黄，阑珊星火，游船琵琶歌。
酒入愁肠已成泪，夜浓雾沉，天下知音谁？

弦声起，泣沾襟，同是沦落，天涯不归宿。
弦断声噎音以残，此曲末后，绝世难觅见。

情断红楼——宝钗泪

宝帘闲挂小银钩，钗凤倚门笑语柔。
目若水杏沾新露，脸如银盘凝碧珠。
罕言寡语自随和，可叹停机规勉德。
茜裙偷傍滴翠亭，杨妃戏蝶步盈盈。
蘅芜新苑海棠景，秋爽清斋柳絮情。

淡极始知花更艳，且随好风入青云。
红珠凤冠披霞衣，一朝出阁成大礼。
琉璃灯盏怡红明，高笼横挂潇湘病。
爆竹声声辞岁去，燃尽京都繁华烟。
通灵铭刻莫遗忘，瓔珞隽秀不离弃。
都道金玉是良缘，如何红颜终哀怨。
丰年大雪一夕化，不及嫁入寻常家。
春去秋来泪痕干，陌头杨柳色尚新。
夜夜寒宵图一醉，梦醒始知人心碎。
剪烛灯下愁心凉，情断红楼梦不长。

破晓之晨

赵佳晨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4级

露苍苍，夜之未央
东方既白，云起霓裳

恍惚如碧涛之推海，彷徨如逆雪之流风。望幽幽之天际，闻天雷之西东。举匏樽以邀月，惊天人之不同。

破晓之时，日出云间。望仙人舞袖，穿梭于青冥，观神女披发，转世乎沧桑。问于左右，其何人也？盖破晓之神也！

于是神乎散焉，若游若浮，情思迷惘，似胶似漆。不求拂玄鬓于颓肩，惟愿嗅脂粉之尚鲜。

观其目乎，瞪瞪如东山明珠，玲玲赛南洋绮玉。观其耳乎，扇扇欲

倾尽其意，张张欲俱晓其声。观其口乎，婵婵汀樱红蕙树，斯斯切齿粉皓鲜。感其心乎，赤赤如筛漏朱砂，青青如楹轩毕昂。挥其襟乎，娇娇如彩云闭月，妍妍如宫月舒光。踱其履乎，素素于周旋之间，瑶瑶于千里之外。吾之所倾，缙云白宇，风入晨阁，帘卷朱心。

晨光渐起，霞满桐梁。灭将近之烛火，息狂情于清波。叹玉颜何教奏萧，锁幼心怎复迷朝。昭阳远带日影，翠柏摇曳兰芝。初日如泣，美人迟沐，玉多碧色，落寞何及。巍峨之神女，其醉若瑜山之将崩，其行若高华之游溯。莞尔一笑，如春月柳摆花魁馥，凌波一动，似秋寒露润蕉下石。

忽而日出东升，云显静波，神女回宫，鱼越龙文，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荣华婀娜，令我忘餐，束发净衣，裹腰蹬屐。回望朝阳初起处，犹印金花之绰音。愁商痛扫凋残红，扶桑悲灭玉倾城。

泛清瑟，愆厝辅，纵仪容。玉有光兮兰有泽，暮有月兮晨有晓。乐玉颜以消忧兮，幸明朝之不老。悲晨晓之缅邈兮，感前路之迢迢！

仰睇神仪，感召持志，愿清风知吾心之痴慕兮，行行会而寄上！

凤凰岛诗评



一篇读至头飞雪

——学习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体悟

林世洪

先录《沁园春·长沙》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57年《诗刊》一月号首次刊出了毛泽东诗词18首。我在当时的报纸上读到上面录的这首《沁园春·长沙》，立即抄下来。不久，又读到郭沫若解读的文章。虽然大体有个了解，总感觉太肤浅，有些句子，感到很美，只是抽象考虑，缺乏形象思维

的具象比照，脑子里显得空洞无物。

我老家在吉林省长岭县，是丘陵地带。号称八百里瀚海，无高山，无河流。如我回忆上小学时的路上：

“黄风卷地掘谷种，人行沙里类转蓬。”“鹰击长空”，使我想到荒原草甸上空雄鹰的盘旋，追击野兔和禽鸟时俯冲的勇猛；“鱼翔浅底”，从来没见过，那时只见过昆明湖上划行的小船，没见过百舸怎样争流？想象不出翔游的鱼是什么样子，如何竞自由？“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更是脑海空空。有一次下晚自习，往宿舍走，脑子里想着这两个词组所描绘的是什么样子，口中还不断地小声重复着。路上人多，是往宿舍赶的同学，我怕别人打断我的思路，就走在马路

外边。走着想着，想着走着，突然有人从后面拉我的脖后衣领，喊着：

“书呆子！撞树了！”我一激灵，帽檐已挨着行道树了！同宿舍的乔家斌说：“一出自习楼，我就跟着你，听你叨叨咕咕地说什么，听不清，以为你是背俄语呢！”当时我对毛泽东诗词很喜欢，痴迷到险些撞树！

1958年暑假，组织上安排我提前毕业，做炼造57级学生政治辅导员。1959年1月，大跃进时代不放寒假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带领炼57级、炼56级100多位同学去云南、贵州，搞煤炼油“小土群”。我是从学生中调出来直接做学生工作。首先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学生，跟学生打成一片。去云南坐火车时，老师有卧铺，我把它让给晕车的学生。另一方面，又是初为人师，要严以律己，起表率作用。在昆明郊区建一土炼油厂，开始建厂地方无住处，仍住在省委招待所。每天要步行去建厂基地，路经圆通公园。同学们跟我说：公园里樱花盛开，红彤彤一片。可我在公园墙外走，怕被认为游山玩水、观花赏月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小资产阶级情调！？一路上的山山水水美景给了这种禁锢的思想，很大冲击。

我们从北京乘特快列车，到南宁走了三天三夜。从南宁乘汽车去昆明也走了三天（夜间要住宿）。汽车行

驶在盘山路上，经常在云雾中行进。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脑中化成“南国千山又万岭，多少峰峦晨雾中”。

在赴昆明途经黄果树瀑布时，司机师傅专门停车，让大家欣赏！一月份，虽是枯水期，但对我们没见过瀑布的人来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由衷惊叹！

云贵高原山上的杜鹃花，（也叫映山红）盛开，停车方便时，女同学跑上山坡采来束束鲜花，插满了车窗。就像国庆节游行的花车一样开进昆明，引来路人驻足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词中所指可能是枫林红叶，而我看到的一座座山，一层层坡是满眼红杜鹃，对这两句词，甚是感受真切。

在云贵的三个多月里，我要到分散在两省十多个煤矿去看望同学，了解工作、生活情况，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差不多一个半月在路上。我搭便车，或坐货车的货物上，或步行翻山越岭……不是游山玩水，可行走在山水之中。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常常是汗水未干，雨水又来。辛苦归辛苦，但两眼看不够的山岚，赏不完的梯田，让我无法不爱恋……1959年4月2日，我住贵州省思南县，为等车票，误了一天行程。号称天险的乌江在思南县拐了一个弯，

出现了平缓宽阔的水面。我在江边漫步，望着山头的浓雾，岚烟涌动，绿水缓缓，飘送着白帆……我的精神为之一爽！轻声哼起“一条大河波浪宽”。

在思南县招待所里，听到了新闻广播：解放军平息了西藏叛乱的消息。当时就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联想在一起，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坏事变成好事了！西藏的农奴，在共和国主沉浮形势下，会获得解放了。

云贵高原的美景，祖国河山的壮丽，冲破了我的思想禁区，认为欣赏祖国的山山水水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于是我到邮局要了长途电话，（当时要通长途电话，须等两个多小时），向领导请示：5月上旬集体返校时，在桂林和武汉各停一天，让奋斗三个多月的学生游览一番甲天下的桂林，领略一回黄鹤楼神韵、长江大桥的雄姿。

返校时，经济系由袁福学带队来云贵10多位学生，同我们炼制系的学生一起有近百人集体回京。我们先买从贵阳到武汉的通票。到桂林深夜下火车，候车室很小，一百来人无处安歇。我们找了一个小广场，大家在自己行李上或坐或卧，忍受蚊虫叮咬，挺到天明。第二天夜里上火车时，一下子挤上这么多人，列车长和列车员

没想到，有些抱怨。大多数人没座位，只好坐在自己行李上打盹儿。

到武汉乘火车就好了，因为先派人到武汉买回京车票，包了一节车厢，大家都坐在一个车厢里。我们返校路上恰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在火车上举行了联欢会，由袁福学主持。同学们虽然有些疲劳，但兴致很高，唱歌、朗诵自作诗争相表演。

我朗诵了在云贵路上写的两首小诗，同学们要求：“再来一个！”我说，你们不要求，我早有准备“再来一个”。因为回到学校大家都回各系各班了，很难再像今天这样聚会了。机会难得，“再来一个”也要多说几句。接着我背诵了《沁园春·长沙》，我说毛主席33年前写的这首词，和我们今天同学们思想和行为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从北京来云贵路上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到各地建煤炼油厂，吃苦耐劳，小有成果，受到地方领导和矿工的赞扬，我们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现在是“百侣曾游”，我们不仅是游了漓江，游了长江，游了黄鹤楼；更是游于建厂贡献，游于身心受到磨炼。我接到学校领导的电话：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到咱们学校做报告，提出“读书、劳动、思想三丰收”，特别强调“读书”的重要。希

望大家回校后好好读书，学有所成，在将来“峥嵘岁月”里，驾起飞舟，冲波斩浪，击水中流。

退休后，1995年，我同老伴去湖南旅游。在岳麓山、橘子洲想起毛泽东的《沁园春》的首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住长沙想起板昌杨开慧；过望城追思雷锋、罗盛教（他们出生在望城）；过汨罗江默念屈原的忧国忧民情怀！一系列先贤、先烈的崇高形象，以其壮烈、壮美的人生铸就了国魂民魂。毛泽东的形象以及这首词，反复在我脑中浮现。

《沁园春·长沙》，作于1925年深秋。1925年3月孙中山早逝；1925年8月，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共产党成立四年，处在幼年时期。对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陈独秀、张国焘右倾、退让、妥协！这时毛泽东32岁，过了而立之年。虽然党的纲领方向已定，但在这革命危机时刻，如何去实现既定目标？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深深焦虑、思考、探索……。

作为诗人毛泽东，形象思维，思想跳跃，穿越时空。天高地广的宇宙里万物，生生不息，勃勃生机；天上地下，万类竞自由。欣欣向荣的深秋景象，使他对革命前途乐观向上，相信会有更多新民学会的“百侣”，

同心同德，奋起前行，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一道“到中流击水”，一起奋斗，齐心协力“主沉浮”，一切旧军阀，将被革命浪潮淹没，国民党右派也将成为粪土。

“一篇读至头飞雪”，用毛泽东《读史》词中句子作题，改一字，已非原意。我是一遍遍读，一次次用，一点点体悟。“头飞雪”仍在读，仍在用，仍在体悟。

被沧桑的智慧

——品读《智慧之歌》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12-1班 李 然

钱钟书在《七缀集》中写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叹息或呼喊了。”如果说诗歌是诗人内心深处迸发出的深情叹息，那么，不同时期的呼喊一定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律。创作于1976年的《智慧之歌》，也因此被看作是诗人穆旦暮年的重要作品。

1976年，“文革”结束前夕。此时的穆旦仍是“戴罪之身”，全家6口人挤在南开大学一间1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继续接受改造。“文革”，这场时代的浩劫留给这家人以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内蒙古插队的长子表现优异，却因为父亲的成分问题而被拒绝入党和升学。身为父亲的穆旦对此愧疚不已，为了儿子的前途四处托人打点。一天傍晚，心急的穆旦不慎从自行车上摔下，右腿股骨骨折。动荡的年代、混乱的政治身份，穆旦甚至无法接受有效的治疗。身体的病痛是一方面，精神上的压抑更可怕。耗费了自己20年心血的《唐璜》一直无法出版，家人对自己抛弃美国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回国的不解，妻子周与良甚至劝自己不要再写诗……

《智慧之歌》，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幻想，是穆旦曾经的热血冲动，是想要凭借一己之力为中华民族崛起尽力的理想。而当作者历经沧桑回头溯望时，这些却都已经变成了凋零枯黄的树林。十年浩劫把一切都狠狠摔碎，曾经的欢喜和憧憬在现在看来竟然是可笑的幻想。自己被打成右派，剥夺了公民权利，从大学教授一夜沦为图书馆管理员，被当做人民的敌人……这些都是穆旦在创作《智慧之歌》时的亲身经历。诗的开头，作者就用悲凉的语气描绘着自己苍凉的内心世界，凌乱堆砌在地上的不只是落叶，还有诗人被打落的赤子之心。这是诗人无奈的讽刺，也是他苍白的倾诉。曾经的他是欢喜的，但在经历了“文革”的不公平待遇后，他就从欢喜转入了低落。不是个人的意志太瘦削，而是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把一个老人打磨如此。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另一种欢喜是喧嚣的友谊”，“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爱情、友谊、理想，这三者都是作者曾经执著追求的，是他生命之林里的欢喜。在生命树林凋零后，这三片叶子也就匆匆坠落了。年少时，穆旦把爱情看得很重，它美得仿佛天边灿烂的流星。日子久了渐渐发现，绚烂过后的流星不是永远消逝，便是“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文革”之中，不知道有多少爱情破碎凋零。所谓的海誓山盟，也抵不过生活的无情磨砺。它被蹂躏，踩踏，直至面目全非。还有一种凋零的欢喜是友谊。穆旦在《友谊》中写到：“越久远越觉得可贵，因为其中回荡着我失去的青春，又赋予我亲切的往事的回味。”就是珍藏可贵的友谊，也在不久后扭曲，“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社会的格局”自然是指“文革”，而“血的沸腾”就是诗人曾经的热血理想。如同爱情一样，纯洁的友谊被践踏，被生活的冷风一吹，瞬间浇铸成冰冷的实际。压抑在诗句间的，是穆旦沉重的苦郁。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一切，便将这愤懑发泄在了诗歌里。最后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它支撑着诗人在荆棘路上走下去，走得更远。或许在别人眼中，这理想是可笑的幻想，可在诗人心中，他甘愿为此受尽磨砺。即使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平

待遇，穆旦也没有对自己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生活而回国表示过一丝悔意。这是他的祖国，所以即便是痛苦，也甘之如饴。“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如果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那么所谓的牺牲又有什么意义？或许此刻，诗人坚持已久的信念有过一丝动摇。等待了太久，他怀疑自己已经无法等到理想实现的一刻了。那么，所有的不顾一切，就是笑谈。“理想是个迷宫，按照它的逻辑，你越走越达不到目的地。”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在落叶飘零的树林里，在堆砌欢喜的树林里，依然茂密生长的，是那棵智慧之树。但这棵智慧之树，却无法带给诗人希望，因为它以诗人的痛苦为营养长大。那些茂密的树叶不是理想、爱与欣喜，是可悲的沉默叹息。现在，我们可以将视角转向诗歌的题目——《智慧之歌》。何谓智慧？是聪明睿智的大脑，是胆识过人的谋略，还是广博渊源的知识？不，这些都不是。它是一个老人，一个曾经满怀激情的老人被现实狠狠打落后，蹉跎了十年时光，最终得出的一份小心翼翼的智慧，一份沉默的叹息。而这种智慧，往往是以理想、爱与激情的消磨为代

价的。

诗歌如果到此为止，那么通篇就只会给人留下一种看透世事的悲凉叹息，可穆旦终究是穆旦，他惯于在冷静中理性，将理想坚持到底。“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这是穆旦有力的反击，是他在沉默之中爆发出的抗争。即使幻想破灭，理想被阻击，他也拒绝随身而没，他要的坚守，依然刚健有力。

这样读来，整首诗歌的韵味已经大大不同。初读几遍，是诗人悲愤的叹息，但当你深入诗中，你会发现诗人隐藏在悲观下的深沉有力。这恰恰是穆旦诗歌中最迷人的闪光点。

附：

智慧之歌

穆旦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

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
茂盛的花不知道还有秋季，
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
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

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
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惟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人间四月 花开鲜妍

——读林徽因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有感

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2010-4班 孙 强

春风和煦，草长莺飞，花香暗浮，细雨缠绵，在这温暖的人间四月，捧读林徽因的诗句，沉浸在烂漫的春色，倾听雨洒花前的宁静，仰望夜夜月圆的澄明……

我一直弄不清是这灿烂的人间四月赋予了你机敏和善良，还是你那女性特有的温暖与慈爱感染了这美丽的人间四月。你说你爱“四月早天里的云烟”，你爱黄昏微风的软，爱满天繁星的闪，可是你却不曾提及现实中那刺骨的寒……

你用一颗敏感的心触探着那个冰冷的世界，无情的战火，匮乏的生活，以及中西的极大反差是否会改变你内心深处的那份美好？然而，无论是不顾敌机的轰炸，在古建筑中忘情流连，还是躺在狭小的病榻上奋力工作，抑或坐着颠簸的长途车跑遍大半个中国，你始终微笑着面对一切。或许在你看来，战争中的生活只不过是初春时的那片积雪，你坚信美丽的人间四月最终会显现那原有的鹅黄，会催发新芽的绿，会绽放那朵在你梦中久久萦绕的白莲。

或许你不曾想到，你的才智与

柔情赢得了三个男人的倾心。志摩的才情让你难忘，金岳霖的坚守让你感动，而思成又是事业上的知己，生活中的挚友。不曾无助的你第一次感受到了痛苦，爱情是如此奇妙，她让人为之疯狂，为之沉醉。最终，你选择了思成，可能共同的梦想更能触动你的内心吧。即便如此，你与金岳霖的感情依然真挚而无瑕，或许也只有你才值得金先生终身不娶。

你是否想过，为什么志摩会对你如此痴狂，离开心爱的幼仪来追求你？你说自己做事全凭突然降临的灵感，你不够爱他全因你爱你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然而，当志摩的死讯传来，你又是怎样的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志摩的死正如他自己笔下那精灵的雪花一样，翩翩地落在地面，那位曾深深地爱过你的英俊才子是否也曾为你撑起过一片天？这种苦楚只有你才能懂得，也只有你才能吟出那泣血的悲伤。“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应该羡慕才是。”你这样安慰自己，可我却

能分明感受到你那痛定思痛之后彻骨的伤感。

你爱建筑，正如你爱那优美的诗句。你说建筑是有生命的，创造建筑就如同一位母亲在孕育自己的孩子，因此，同为建筑家与母亲的你对中国古典建筑有着非同一般的痴爱。建国初，北京市政府决定拆除原北京城的明清城墙，你与思成奔走相呼，极力反对，纵使招惹众多批判也不在意。然而现实总是那么冰冷，在叮咚的拆除声中，你与思成扶城而泣。我相信，那一次巍峨站立五百余年的城墙也在哭泣，不是为谁，唯独为你，那是孩子的母亲看到临刑的孩子而哀嚎，那是母亲的孩子不忍母亲的伤感而呜咽。在一次文化部的酒宴上，你碰上了负责拆除城墙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一向温柔的你终于爆发了，你指着他说，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而晚矣，造假古董罢。历史验证了你的预言，可你却绝不会因为自己准确的预言而有半点的高兴。1996年岁末，北京市开始修缮一小部分破损的明清城墙，全城都掀起了一场捐献旧城砖的热潮，而你却早已看不到，我知道你也不想看到。

1955年，怀着对古建筑执着的热爱与不舍，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

是人间的四月天。”或许在那个世界里，微风永远和煦，花香永远淡雅，春色永远烂漫，那里有你追逐一生的人间四月。

附：

你是人间四月天 ——一句爱的赞颂

林徽因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
 你是天真，庄严，
 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象；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萃湖散笔

过一种经过思考过的生活

夏从亚

人是宇宙的精灵。我们这个宇宙，最不可思议、也是其最伟大之处是在地球这个舞台上蕴育、进化出了它的高级物质形态——人及其大脑，从此我们这个星球也就不仅仅是颗自然的星球，同时也是一颗文明的星球。冯友兰先生说的好，如果宇宙没有人，那么它就只是一片混沌、漆黑一团。亦如朱子引某人诗云，“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同理，天若不生人，万古长如夜。有了人、有了人的大脑，人就能对宇宙做斫破黑暗、开辟混沌的伟大工作，能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在此意义上，王阳明豪迈的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

诚然，从自然性上来说，人首先是一种动物，而且，在许多功能和本领上，人甚至还不及其它一些动物：我们的嗅觉不及狗，我们的眼力不如鹰，我们的体力不若牛……但我们又胜于一般动物，正如马克思所言，最蹩脚的工程师和最精巧的蜜

蜂相比，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蜜蜂在它所属的种群里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是美丽智慧的小精灵，但它所表现的，仅仅是动物的本能，它不能像人那样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不能像人那样去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和价值。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会思考。故而，西方哲学把人定义为是一种会思考、有理性的动物。没了思考，丢掉了思想，人与其他动物无异。

其实，没有了思想，人甚至与植物亦无差别。早在1838、1839年，德国的两位科学家施莱登和施旺早已告诉我们，动物也罢、植物也罢，它们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在自然性上，人既是动物，亦是植物。但正如法国近代思想家帕斯卡说的那样，思想使人变得伟大，思想使人把宇宙囊括进了自己的视野。他说：“人只不过是一颗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依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可见，正是理性或思想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才使人变得尊严和伟大。因此，我们要维护人的这种尊严和伟大就得保有我们的思想，善用我们的思想，就要成为思想的主人。

二

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急剧的社会变革和巨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原有、旧的观念秩序被打破，新的东西在建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得到了一些东西，也失去了一些东西。这其中，既有该打破、该失去的东西，也有不该打破、不该失去的东西。比如，信仰，灵魂，精神，思想……这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人的存在方式，没有了它们，人也就难以成其为人。

曾几何时，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在曾是礼仪之邦的中华大地上，在许多人那里，可谓是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滑坡，人性扭曲。为了利益，环境

可以肆意破坏、任由污染；民以食为天，我们赖以生存的食品可以放毒，治病救人的药品可以造假；老人摔倒了没人敢扶，孩子被撞了没人施救；各种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了？人们的理想信念出了什么问题？人们的灵魂、精神哪去了？！严酷的事实让人们看清，没有了理想和灵魂，失去了思想和信念，人是多么的可怕？我们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严峻的现实也呼吁人们，必须要重建我们的理想和信念，重拾我们的思想和灵魂，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价值和意义，“过一种经过思考过的生活”，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不是真正人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种活动，是从思考和审视我们的每一个个体、自我开始的。

当代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卡西尔指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在这里，卡西尔点出了西方哲学传统的真正精神之所在。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是自我，其终极目标仍然是自我。这是对的。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在哲学史上率先强烈提出了“寻找自我”的思想。苏格拉底的中心思想是人，他宣称，人的主要任务是“回归自己的灵魂”、“认识你自己”。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去指导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说，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关照下，苏格拉底喊出了“认识你自己”这一响亮的口号，标志哲学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对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对促进人类的反思和觉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最高目标也同样是人，这不论在儒家还是在道家、佛家那里，都是如此。比如，孔子思想关心的是人，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仁”。他认为，仁的基本性质是要求人们约束自己的言行，使其符合于周礼的内在自觉的道德规范。孔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化外在的强迫性的礼为内在的自觉的仁，而为仁是由己不由他人的。他的这一思想突出了道德主体的自主性。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同样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吾心”，应该在“吾心”中而不是“吾心”外去求物理。再如，庄子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

物与我为一”；禅宗强调将人性与佛性紧紧融合在一起，指出人性即佛性，“佛”不是别的，即是自己的本性。因此求佛不是向外，而是向自己的身内去求。如此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人本主义色彩，体现了对自我的褒扬与重视。

三

中西哲人关心的主题都是人，其思考的出发点是自我，是“认识你自己”。那我们就要不断的追问和思考这些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从哪来？又要到哪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能有相同的答案，但正是这些不同的思考和回答，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丰富多彩的内容。虽然，“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人类仍将一如既往的思索下去，人类的大脑不会有一刻的停闲，这是他的本性，人的劳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思考，人们反过来反思自己的行为，拨正自己的人生航程。对于自我来说，有几个简单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我是谁？我当下在想什么、干什么？我的所思、所想、所为的正当性、合理性何在？如何矫正自己的不合理的思想和行为？思考，让人生变得聪明；思考，让人生变得丰富。我们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却可以拓展人生的宽度，丰富人生的厚度！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便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两种东西便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仰望星空，是为了现实的人生。人类，正是经过了千万年的苦苦思索，建构了自己心中的“道德律”，并按照这个“道德律”一路走来，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同时也创造了人类自身，使自己真正成为人。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德国人时所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作者为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石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数学思维与数学文化

李维国

1. 数学是自然的语言

享有“近代自然科学之父”尊称的大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说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宇宙像一本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天书，如不掌握数学符号语言，就像在黑暗的迷宫里游荡，什么也认识不清。”物理诺贝尔（Nobel）奖获得者费因曼（Feynman）说：“若是没有数学语言，宇宙似乎是不可描述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有关牛顿（Newton）的，他想用一理论框架——牛顿定律来表示在重力作用下物体的运动，这包括开普勒（Kepler）天上的行星运动法则和伽利略的地面的运动法则，这种渴望使他建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微积分学，这是科学史上的伟大成就。另一个例子是爱因斯坦（Einstein）研究广义相对论时曾花了数年时间试图形成引力实际上只是空间的曲率这种可能性，但他不知道如何表述。一天，他求助于他的密友格洛斯曼（Grossman）时说：“你必须帮助我，否则我会发疯的。”格洛斯曼就将黎曼（Riemann）关于弯曲空间的工作（后称为黎曼几何）告诉他，这才使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得以继续。其实，黎曼几何早在爱因斯坦需要它之前60年就已经产生了。群论是由19世纪初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高于四次的代数方程能否用代数方法求根的问题，当物理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发现群论时，他们发现这正是所需要的数学语言，利用它可以统一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动量守恒定律、自旋守恒定律、电荷守恒定律等理论。这些定律是客观世界对称性的反映。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的飞速发展，几乎所有学科都走向量化和精确化，量化实际上就是数学化。华罗庚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培根（F. Bacon）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同时他又指出“数学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马克思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

2. 数学是思维的工具

首先，数学的抽象性帮助我们抓住事物的共性和本质。例如，把实际问题化为数学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它要求人们善于把问题中的次要因素、次要关系、次要过程先撇在一边，抽出主要因素、主要关系和主要过程，而后化为一个数学问题。这种方法是可以用于数学之外的。

其次，数学赋予知识以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爱因斯坦说：“为什么数学比其他一切科学受到更特殊的尊重？一个理由是，她的命题是绝对可靠和无可争辩的，而其它一切科学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争辩的，并且经常处于被发现的事物推翻的危险之中……数学之所以有高声誉，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数学给精密自然科学以某种程度的可靠性，没有数学，这些科学是达不到这种可靠性的。”

再次，“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进行数学推导和演算是锻炼思维的智力操。这种锻炼能够增长思维的本领，提高抽象能力、逻辑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数学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个必备的素质。它会影响一个人的言行、思维方式等各方面。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以数学为终身职业，毕业进入社会后，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应用这些作为知识的数学，所以通常是出校门不到一两年就很快忘记了。然而，不管他们从事什么业务工作，唯有深深铭刻于头脑中的数学精神、数学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和着眼点等，都随时随地发生作用，使他们受益终生。

数学家狄尔曼（Tillmann）说：“数学能集中、强化人们的注意力，能够给人以发明创造的精细和谨慎的谦虚精神，能够激发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数学更能锻炼和发挥人们独立工作精神。”

布特朗（Neil Butler）说：“现代数学，这个最令人惊叹的智力创造，已经是人类心灵的目光穿过无限的时间，使人类心灵的手延续伸到了无边无际的空间。”

数学家华罗庚说：“新的数学方法和概念，常常比解决数学问题本身更重要”。

数学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素养。数学的常用方法：类比、归纳和演绎也逐渐成为现代人思维能力的一部分。

3. 数学是一种文化

数学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精神。德国数学家克莱因（Klein）说过：“数学是一种理性的精神，使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

数学对象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而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产物，而文化，广义地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在所说的意义上，数学就是一种文化。美国数学会主席魏尔德（R. L. Wilder）说过：“数学是一种会不断进化的文化”。

“数学是最能守持古典精神的科学。”——《陈省身传》

在当今社会浮躁、急功近利和教育“市场化”、“官场话”、“项目生存化”等物欲化的大背景下，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特别是数学文化教育尤其重要。爱因斯坦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直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使学生对价值（即社会伦理准则）有新的理解并产生强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

数学中的许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精彩的故事后面隐含着深邃的哲理。数学有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荟集了大众和数学家智慧的结晶。在我们学习数学知识时，不得不由衷地赞美人类的聪明才智。

数学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向学生传递这些数学文化。数学不只是指导着自然科学，与文学和美学也是水乳交融的。

德国大数学家高斯（Gauss）说过：“数学是科学之王”，它常常屈尊去为天文学和其它自然科学效劳，但在所有的关系中，它都堪称第一。”人们把数学看成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科学。

4. 数学也是一种别具匠心的艺术

美国近代数学家哈尔莫斯（Halmos）说：“数学是创造性艺术，因为数学家创造了美好的新概念；数学是创造性艺术，因为数学家像艺术家一样地生活，一样的思索；数学是创造性艺术，因为数学家这样对待它。”

1979年美国出版一本轰动世界获得普利策大奖的书《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这本书指出有一条永恒的金带把数理逻辑、绘画、音乐等不同领域间的共

同规律连在一起,构成了人工智能和生命遗传机制的基础)。

数学家和文学家、艺术家在思维方法是共同的,都需要抽象,也都需要想象和幻想。“美”是艺术家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其实,“美”也是数学中公认的一种评价标准。当数学家创造了一种简化的证明,找到一种新的应用时,就会在内心深处获得一种美的享受,数学中的“美”是体现在简洁性、对称性、和谐性、奇异性上的。

著名数学家庞加莱(Poincaré)曾说:“科学家研究自然是因为他爱自然,他之所以爱自然,是因为自然是美好的。如果自然不美,就不值得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理解,生活就毫无意义。当然这里所说的美,不是那种激发感官的美,也不是质地美和表现美……我说的是各部分之间有和谐秩序的深刻美,是人的纯洁心智所能掌握的美。”

数学能陶冶人的美感,增进理性的审美能力。一个人数学造诣越深,越是拥有一种直觉力,这种直觉力实际上就是理性的洞察力,也是由美感所驱动的选择力,这种能力有助于使数学成为人们探索宇宙奥秘和揭示规律的重要力量。正如德国数学家皮索特(E.Pisot)和萨马斯基(M.Zamansky)在合著的《普通数学》中所说:“数学是艺术又是科学,它也是一种智力游戏,然而它又是描绘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 and 创造现实世界的一种力量。”

数学与诗歌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两个极致,二者又互补和相通。著名文学家王蒙先生相信“最高的诗是数学”。

现代的数学除了优美,更有壮美。数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拥有100多个分支的科学体系。现在已经很难有庞加莱那样知晓数学全部或大部分的数学家了。

拿破仑说过:“一个国家只有数学蓬勃的发展,才能展现它国力的强大。数学的发展和至善和国家繁荣昌盛密切相关”。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理学院教授)

学习的境界

薛庆忠

九月的青岛，天蓝海碧、秋高气爽，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的味道。看着校园中正在军训的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大学生们，我的心中充满了羡慕，因为他们青春靓丽，朝气蓬勃……

同学们是满怀憧憬和希望开始他们美好的大学时光的。他们希望在大学里能学到安身立命的本领，成为有创造力的人才。但他们的愿望真的都能实现吗？未必！至少有些同学无法实现。因为在大学里往往能够获得更多、更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却很难快速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究其原因，目前的大学教育还没有摆脱向学生的口袋里装“知识”的传统教育模式。人们往往相信这样一个理念“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2009年上海一名女研究生在宿舍自杀身亡。她本科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却一直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选择攻读研究生。在自缢于宿舍之前，一向以坚强示人的她最后感慨：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我的命运？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可以说他所获得的语言文学知识与我们培养的许多博士、博士后相比还有差距，但莫言却能够利用他的知识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的创作风格，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通过这两个事例，我们不难看出：知识本身不能改变命运，但应用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再进一步说，如果能创造知识甚至就有可能改变社会！

由此可见，学习知识的境界有层次之分，大致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获取知识。在大学期间获取专业及其相关知识非常重要，这是基础，也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基本层次。这个层次就是重视知识的积累，目的是使学生获取丰富的知识。但仅仅停留在拥有知识这个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培根的确说过“知识改变命运”，但我认为，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应用知识改

变命运”！

第二层次：应用知识。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播知识本身，更要教会学生应用知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先生有一句名言：“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要服从于应用……”可见应用知识的重要性！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小品演员赵本山的知识水平可能远没有我们许多教授和博士高，但他运用他所掌握的“二人转”等知识的能力却是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由此可见，“应用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但这依然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教育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教会学生能够“创造知识”，这才是学习的最高境界。

第三层次：创造知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真正灵魂和原动力。如果说应用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话，那么创造知识就能够改变世界！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核心，就是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问题。

那么，同学们如何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质疑！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是因为，质疑是创新的起点！举个例子，同学们都知道光在空气中是沿直线传播的，但很少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呢？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这是由于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光从空气中进入水中时为什么又发生折射呢？光走了折线，那两点之间的距离岂不是远了吗？就是这一连串的质疑让科学家费马提出了光学中的一个著名原理——费马原理：光波在两点之间传递时，自动选取费时最少的路径。也就是说，无论是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还是光从空气中进入水中时发生折射，都是因为光波自动选取费时最少的路径。可见知识的创新源于质疑！如果你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知识，不去质疑，你就永远不会有所创新！

中国学生往往认为课本上的东西都是科学的，老师讲的都是对的。其实不然，因为任何知识都是某一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有些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错误的。所以，同学们要善于思考、不能盲从，要惟真惟实，敢于向权威挑战！

外语村

扬言

一位物理86的师兄来到青岛校区，提到他们将于8月6日在东营举行毕业20年聚会。当年师兄被分配到新疆，在克拉玛依奋斗了20年，一直没有回到伟大坚硬的石大。酒桌上自然谈到石大犹犹豫豫难割难舍的东营校区。我告诉师兄，你们聚会，荟萃湖自然是要去看看的，另一个值得看的地方就是外语村。

萃园BBS在征集学校10处最值得去的地方，有人就推荐了外语村。推荐词来自“达摩克里斯”之手：“要说石大的景物，外语村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景……郁郁葱葱的树木、争奇斗艳的鲜花、空灵婉转的鸟语，还有清澈明朗的诵读、古朴典雅的气息，让外语村集自然风光之美与人文气息之盛于一身。坐在外语村的自习室里学习，当柔柔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枝在书页上留下斑驳的树影，突然间有种想流泪的冲动，似乎那些阳光的碎片是被遗忘的时光，记载与见证着青春的过往……此刻，一群鸟儿掠过，有的高歌，有的低鸣，似乎在深情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似乎在说，我不是归人，我只是过客……”“达摩克里斯”同学在萃园BBS的头衔是灌水之王，他精致的文字可以说把外语村写得干干净净。扬言虽然

（接上页）

其实在幼儿时期，人们就有质疑的习惯，那个时期，因为无知，所以质疑。但在接受了12年的应试教育之后，许多同学已经不具备这种习惯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接受知识、习惯了“标准答案”、习惯了你的习惯！所以，在大学这片相对自由的天空中，同学们重新培养这种原本就有的自觉质疑的习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但只要明确了学习的目的，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境界，培养自己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创造知识的能力，我相信每一个大学生都有可能创造奇迹！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在校园学习工作将近20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似乎忘记了外语村，也就是最近1年多来，上班地点变更到了外语村旁边，每天从其西侧经过，见识了外语村的不寻常，于是想写写外语村。但是，把“达摩克里斯”同学的描写放在这里，无异于自悬“利剑”。

外语村当然不是一个村子，外语村充其量就是一个园子。我于1988年来到我们伟大而坚硬的石大上学。当时自动化馆南边有一个胜利阅览室。扬言亲眼目睹了这座园子的建造过程。沿着阅览室四周，掘地三尺，铺上了石子，稻草，再铺上从外地运来的土，园子就高出了地面一米左右。一切都因为此地为盐碱滩，植树种花，如此最好。

阅览室的北边，还有西边，擦着墙根的几棵柳树在造园的过程中，被小心地保存下来。一些光秃秃的树杆子被栽下，光秃秃了很久。大学四年，我们先住在学9，后来搬到学8。无论学9，还是学8，我们要往教室或者图书馆去，都是外语村里穿过。当时外语村还不叫外语村，这个园子还没有名字，我们就叫它光棍园，全因那些树杆子。我们这些学9、学8的光棍们，从园子东北角的斜坡匆匆入园，再从西南角的台阶匆匆跳下，百米的距离，用不了半分钟搞定。光棍们诧异的是光棍园中的对对情侣，他们可以在园中的小路长久地徘徊。那长方形的小路是水泥砖铺的，都被踩出坑来了。他们还义务将园中外来的土壤角角落落都踏实。扬言曾闲来无事，就光棍园出了一个上联：“光棍男过光棍园，光棍园里光是棍。”在学9楼里求下联。第二天从学2还是学7女生楼那边传来下联：“莫愁女游莫愁湖，莫愁湖上莫言愁。”

现在，我们这些当年的光棍们，已经闯过40大关。有人说，男人40是精品。当我们在精品的大道上奋勇“奔五”，已经培育出第二代“光棍男”或者“莫愁女”的时候，我们伟大坚硬的石大的光棍园里的那些光棍，早已高大挺拔，参天如盖。跨过20年的时光，它们用默默坚守诠释了大学校园最精髓的文化。也许当年你被插进土里的时候是一根光棍杆儿，也许第二年还不能伸出一条像样的枝丫，长不出几片像样的叶子，只要有来日参天的信念，终究会长成栋梁。这肯定不是石大的决策者们当年修建园子的深远用意，这完全是大自然的良苦用心，精心化育。

光棍园有了外语村这个名字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林，东西长不过百米，南北也就60米的样子。四周都是低矮的四季常绿的小柏灌木，将这方不足10亩的小树林围起来。令人惊讶的是，这片小树林居然被分成了欧洲园、亚洲园和美洲园，分布在林子的西部、东部和北部，用了亮闪闪的铜皮牌子立在那里，让我们这些当年光棍园时代的见证者彻底迷茫。是的，至少是扬言，至今也没有找到园中分园的必要性和划分的依据。

无论你从小树林的哪边经过，映入眼帘的总是粗壮的冲天杨。与之媲美的还有法桐或者白蜡树。这些都是当年名副其实的光棍。它们都是外语村这片小树林的同龄兄弟。在这样的夏季，它们共同把小树林充填起来，或大或小的树叶在风中摇曳。6月，它们共同为勤奋的备考者撑起凉爽的空间，它们还要摆好最美的POSE，迎接即将远行的毕业生们在这里留下倩影。晚秋时节，它们又一起换上多彩的秋装，那是秋天最美的色彩。一片叶子落下了，又一片叶子落下了。经过一晚秋风，再来到小树林，满地的树叶会让人不忍踩踏。冬天来了，小树林里满眼都是繁复交错的枝条。也许还能看到，有那么一片宽大的梧桐黄叶，在梧桐枝上摇摇欲坠。不要有什么伤感，那是自然的法则。所有的萧条，所有的败落，都是为了来年春天争相复苏，争相吐蕊，争相繁荣。

不得不说的还有那8棵柳树，它们是林中的老大，比石大的历史还要久远。北边靠墙根3棵，都是旱柳。粗大的树干扭曲着向上，伤痕累累，布满沧桑。西北墙角处两棵，一样地极具历史感。其中一棵居然沿着地面就分为4枝，每一枝都匍匐一段才昂起头来，向空中伸展开去，每一枝都算得上是一棵大树。相信很多情侣都在匍匐的树干上坐过。他们借着从阅览室透出的暗淡灯光，晃悠着青涩的双腿，在老柳树下，说不定是在探讨未来人生呢。我知道你们知道，扬言在说20年以前的故事。另外3棵散落在西边所谓的欧洲园中，其中一棵的枝丫横到了路上，从这里走过，我们都必须当一回英雄，折一下蜂腰。呵呵，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折一下丰腰。

如果不是园丁们将林中的树木挂上身份牌，相信很多人跟扬言一样，对很多的树木都叫不出名来。比如南边墙根一线的腊梅。它们像那种长不大的小竹，簇拥在一起，纤细优雅地站在屋檐下，守在窗户边。非常遗憾，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们在寒冬腊月里绽放。这不怪它们，是扬言一直没有留意，等到今年风雪飘时，一定来此踏雪找寻。靠近石大著名的长廊，每年的春天初至，总有一排树儿叶子还没憋出来，却开满了粉红的鲜花，大朵大朵，真正的花团锦簇，上过石大2008版画册，至今还在石大主页的风景图片中落英缤纷。我一直以为那是桃树，其实不是，它叫榆叶梅。在东边墙边，还有一种树也叫梅，华北珍珠梅，也没见过它的花儿。或者跟南边成片的洗澡花一样，你不去洗澡，它是不会开的。所以，我们总是错过绽放的美丽。

南边，可能不属于欧洲园，也不属于亚洲园。但是南边堪称最美。除了榆叶梅，腊梅，洗澡花，还有那棵碧桃，已经挂满了青青的桃子。而那棵没有身份牌的小树，正悄悄地开着细细的小花。靠近西侧的那排樱花，已经开过了，可以想象它们盛开时的烂漫。紫叶李也开花的，但是不结李子吧。扬言想起了家乡的麦李树，结的果子，那是怎样的一种酸甜味道，简直就是扬言童年的味道呢。还有金银木，纷繁的枝，朗朗的叶，也开花，细细的，白白的，极像家乡的金银桂。银杏树也有一两棵，都是长得很慢的。它们在高大的新疆杨、梧桐、白蜡树和老柳的庇护下，安静地充当着邻家小妹，小家碧玉，把这方小树林装点得错落有致。长得最不入流的是那些玫瑰，细细地散落在路边，一副猥琐模样，还满身带刺，相信开的花儿也是可怜兮兮的。如果有青年男女在这里谈论爱情，那就真跟这几株玫瑰一样，站错位置了吧。其实，站错位置也算是有位置。大学的小树林跟大学一样，最大的优点就是包容。

同样被包容的还有散落在各处的柏树，柏树又分桧柏和龙柏，看不出两者的区别，可能龙柏长得要恣意一些。西边还有雪松，以及几处长得小有规模的冬青。它们是小树林在寒冷冬季最坚忍的绿呢。对了，东边还有几丛剑麻，也是常绿的。记得以前石大校园里剑麻很多的，以大礼堂南边最多。后来园丁们也许是嫌剑麻多刺吧，将这些在盐碱地也能茂盛的多刺的家伙连根铲除了。还好，小树林容纳了它们。在北边那些石桌石凳旁边，那些低矮匍匐的是碧绿的连翘。连翘也是早春时节先叶开花，满枝金黄，跟迎春花儿一争艳丽。大家知道，连翘是一味著名的中药，很苦很苦的。

小树林里人工打造的非自然景观不多。西边有一个小喷泉，早就不喷水了，

也许从来就没有喷过。喷水池里经常铺满落叶，一滴水也没有。当年我们也曾坐在池沿上看过书，毕业前也曾在此摆过POSE留过影。估计20多年来，喷水池的功能一直未变，当然它的模样也一直未变，它不像周边的树木具有成长性。我不得不说，小喷泉是小树林中最大的败笔。继光棍园之后，外语村也曾有个非正式的名字叫雷锋园，完全因为阅览室的东边入口处有一尊雷锋的头像雕塑。不是大家的作品，老实说，不是很像雷锋。雷锋叔叔今年70了。最近两次去抚顺，都去参观了雷锋纪念馆。雷锋叔叔的标准像应该是戴着两边有耳朵的“雷锋帽”、手握钢枪的那张。雕塑基座上的字也是后来刻上去的，来自雷锋日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西边铁人的雕塑更不像王进喜了。王进喜的标准像应该是穿着棉大衣，戴着鸭舌帽，手握工具，气宇轩昂。王进喜雕塑的基座上并没有铁人语录。如果有，我看“将中国贫油的帽子甩进太平洋去”这句比较合适。我知道大家都有顾虑，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甩进太平洋的不是贫油的帽子，而是进口原油的油轮。

胜利阅览室后来被更名为外语村，完全由于阅览室改变了功能，这里成了外语的资料室和视听室。而这里能成为学外语的基地，完全由于当年的英语角。在那个风起云涌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每周都有英语角的通知贴在一餐、二餐、三餐、四餐的公告栏上。一般在周末之夜，许许多多有志青年聚在这里，练习口语。扬言当年英语虽然是在快班，但是学得相当辛苦，看不清，听不懂，说不明，英语角断然不会去的。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那个学期，我听了一阵Matt的课。Matt身高超过1.9米，最喜欢的就是西红柿鸡蛋面。这位美国小伙教我们口语有一套呢，我也就坚持了大半个学期。有一个晚上我们来到了英语角，在自习室里，好几个老外，挤满了学生。可以肯定的是，石大的英语角的确在外语村坚持了很多年，也许现在还有吧。

从东门进去，院子里的5丛冬青青翠欲滴，尽管年年修剪，仍然长得很高了。院子南边两棵高大的白蜡树，树冠完全成了整个院子的庇护。南边的阅览室现在已经是视听室了。当年这里藏有很多的马列著作，我曾经在这里翻阅过列宁全集。但是这对我学习辩证法和革命史毫无帮助，险些挂了。北边当年也是可以自习的。大学四年，扬言也就是在这个阅览室占过一次座。那些物理实验总有大

量的数据需要处理，就借了一个计算器在阅览室鼓捣了一上午，还没有完成。想着午饭后再来吧，书包就放在那里。回来后发现计算器没了。扬言为此花了90元巨款买了个新的赔了。从此很少出去上自习了，在那些一二节没课的日子里，我都是在充当上铺的兄弟在上铺酣睡。

“达摩克里斯”同学的描述里还有鸟儿的歌唱，小树林的确是鸟儿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麻雀，偶尔还能见到喜鹊。多的不是鸟儿，是蝉。蝉鸣是外语村小树林的背景音乐。夜幕降临，总有一些人打着手电，在林中寻觅。他们是在捉拿知了猴，也就是脱壳后的金蝉。许许多多的蝉儿就这样成了盘中餐。但是依然没有消灭外语村的夏日歌唱。

交代一下，也许外语村只包括小树林中那个四四方方的小院，但是我们还是把外语村的外延扩展到整个小树林。外语村不是一个村，外语村的面积仅仅是我们伟大坚硬的石大东营校区的三百分之一，荟萃湖也是它的30倍还多。如果你从北门进入石大，以北门为头部把石大当做一位仰卧的人，那么外语村正好是心脏的位置。外语村的繁荣是伟大坚硬的石大最具生命力的跳动。而扬言分明听到外语村在说，哥跳动的不是心脏，是寂寞。

2010年8月4日

依然微魔幻

依然

28岁，一场大病之后，依然发觉自己的生命迹象停滞了。周围的四季轮回，亲朋的年老逝去，而依然似乎永远停在28岁。开始有人疑惑、有人议论，甚至有人采访，依然厌烦被当作小白鼠一样受人审视监查。于是，依然选择了一个温暖的午后逃离了熟悉的空间。从列车上下来，依然也不知到了哪里，盲目地在陌生的街道上走。一个小男孩从街角拍着球跑过来，笨拙的样子可爱极了。依然站住脚，看着小男孩。在男孩经过依然时，他也抬头看了她一眼，依然正在微笑。球拍到孩子的球鞋上，弹开了，一路滚到街道另一边。男孩快跑过去追，结果就在一霎那，一辆车开过，男孩瞬间飞起又跌落。依然的笑还未来得及全部收起，整个人呆在那里，眼前似乎还定格在男孩拍球时抬眼看她的一幕。接着，依然奔过去，抱起小男孩，他的气息很微弱，像刚刚经过一场劲风的小草。依然不知该如何，俯下身贴近男孩，眼泪印在男孩的面颊。呼啸而来的救护车上下来几位救护人员，想从依然怀中接过小男孩。可小男孩的手牢牢地抓着依然的一缕黑发，情急之下，依然干脆地请救护人员剪断了那缕头发。

又是十几寒暑，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与猜疑，依然几乎每隔几年就要更换空间，像一支浮萍。虽然拥有了永恒的青春，但依然缺失了亲情、友情，也包括爱情。对依然而言，任何情感都是短暂的。在一个同样温暖的午后，依然坐在球场边看着一群大学生踢足球，不久前依然来到这所大学的附属中学当历史科目的代课教师。球飞出场外，一直滚到依然脚边。一个高大的男生快速地跑过来，俯身捡球的时候，男生与依然的目光交接。男孩怔了片刻，刚要说什么，项链滑落了，依然低下身拾起，项链坠是一块透明的玉石，别致的是玉石里面镶着一缕圈起的发丝。依然倏地认出了眼前这个高大的男生，当年那个命若悬丝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健康的青年，依然不由地笑了。男孩接过项链，留下一句：“我好像以前见过你！”便跑开了。依然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长发，自从那次剪断那缕头发，它便一直保持不变的长度，和28岁的年龄一样。

而后，依然所带的中学课堂上便多了一个大学生，每次坐在教室的后面听得聚精会神。依然知道他叫丘准，依然说好像英文的Children。青年说他本来不叫这个名字，是他长大后自己取得，为了纪念一个梦。他说他经常梦见自己孩童时代的一场车祸，那场意外对他并不是噩梦，因为每次那个梦中都会出现一个让他难以忘怀的面孔。而依然的出现，让丘准在现实中找到了那个梦中的人。依然完全了解丘准的梦境，但依然不能也无法接受。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不变，而内心深处更怕的是丘准从小男孩成长为大男生，以后会继续长大、衰老、故去，依然忍受不了，不敢想象，只有逃离。

不知又过了几多春秋，时间对于依然来讲，似乎失去了意义。依然漂到一座海滨之城，一家旅行社的招聘广告吸引了她：“无论足行千里，心总要停泊。”经过面试，依然顺利地进入了旅行社成为一名雇员。一次开年终总结会的时候，社里的几个大股东纷纷出席，依然和几位同事们纷纷上台领年终嘉奖，在与给她颁奖的一位股东礼节性地握手时，依然感到对方的手明显地颤了一下。依然抬眼间也震住了，尽管岁月留痕，但眼前的丘准还是那么的清晰可辨。颁奖会后，依然便被请进社长办公室。丘准坐在老板台后面打量着眼前的依然，目光中充满了疑问。“你是谁？”依然不知如何回答，丘准站起身，走近依然：“依然是你么？”依然沉默。随后，丘准像当年大学时期一样每天在依然必经的路旁守候。看海、看海上的月、看月旁的星。依然几乎沉醉于这种相伴，在孤单漂泊了这么许久之后感到的是一种真挚的等待与关怀，尘封的内心轻轻开启。

对于依然当年的不辞而别，依然的解释是病的太急太重，来不及相告。而对于依然的年轻，丘准则感叹保养美颜的科技昌明。原本以为可以就这样暂时不用考虑明天，可是一天丘准指着海边嬉戏的一群小孩子，抱着依然说他也想要个属于他们的宝贝。依然突然慌了，也醒了。她不能想象自己会为丘准孕育个宝贝，她不变，而他们的孩子一直长，一直老。那是怎样的情形，无法想象。依然偎在丘准的怀里，那一刻她决定再次离开。这一次依然留下一封信，信中坦诚地告知了一切。依然希望彼此都冷却一段时间，如果互相都能够想通，都能够接受，那么以后的路再相伴而行。

有牵挂的别离是艰难的，依然坚持了半个月后，最终决定回到丘准身边。她

不想再考虑以后，她只想珍惜他们的现在和此刻。然而，依然没有看到丘准，找到的是两座并列的墓碑。丘准在依然离开的当天就莫名的一病不起，医生检查的结果竟然是由于当年那场车祸种下的隐患爆发。丘准弥留时留下遗愿，希望在他的墓旁立一块碑以纪念他一生所钟爱的人。碑上无字、无照片，只是嵌进一条项链，那条当年在依然眼前滑落的项链。第二天，墓地管理员在两座并列的墓碑旁发现了一个已没有气息的女人，满头白发，只有一缕黑发随风飘舞。